清儒學案



口 12
3276
44

B 13
8278
14

門 口 12
號 3276
卷 44

清儒學案卷九十

天津徐世昌

蘇齋學案

考据之學至乾隆中葉而極盛蘇齋說經以紬繹經義爲務教人以篤守程朱傳說以衷漢唐精義反復言之不憚與諸儒立異嘗謂攷訂訓詁始能究義理顧謂聖人之道必由典制名物得之則不盡然立論持平不爲風氣所囿後之調停漢宋者莫能外焉述蘇齋學案

翁先生方綱

翁方綱字正三號覃溪一號蘇齋大興人乾隆壬申進士改庶吉士學習清書甲戌散館上以繙譯陶潛桃花源記命題先生甫脫稾適駕出至其跪所取卷閱之問姓名至再諭曰牙拉賽

音漢語甚好也遂以一等一名授編修歷典江西湖北江南順
天鄉試督學廣東江西山東累擢內閣學士左遷鴻臚寺卿預
千叟宴重預鹿鳴宴瓊林宴卒年八十六先生迭司文柄英才
碩彥識拔無遺生平精研經術不爲漢宋門戶之見嘗謂考訂
之學以衷於義理爲主其嗜博嗜瑣嗜異嗜矜已者非也又曰
考訂之學蓋出於不得已事有歧出而後考訂之說有互難而
後考訂之義有隱僻而後考訂之論語曰多聞曰闕疑曰愼言
三者備而其道盡矣其讀羣經有論語附記孟子附記詩附記
書附記禮記附記官鴻臚卿時王蘭泉見其方考禹貢顧命兩
篇諸儒同異相與辨論斷斷竟日晚居馬蘭峪猶温肄三禮三
傳其精勤如此性嗜金石考訂精審使節所莅殘幢斷碣必多
方物色摹搨以歸曾得宋槧蘇詩施顧注本自爲補注因以寶

蘇名其室室中儲書數萬卷丹黃幾徧嘗與丁氏杰王氏聘珍
校正朱竹垞經義考凡一千八百八十餘條爲經義考補正十
二卷又著禮經目次春秋分年系傳表十三經注疏姓氏考通
志堂經解目錄各一卷兩漢金石記二十二卷粵東金石略十
二卷蘇米齋蘭亭考八卷小石帆亭著錄六卷米海岳元遺山
年譜二卷蘇詩補注八卷石洲詩話八卷復初齋詩集七十卷
文集三十卷參史傳

論語附記

近日婺源江永愼修著鄉黨圖攷十卷於宮室衣服諸制皆詳
核精密其最有功於聖經者攷檀弓合葬於防二條及喪出母
一條也已採入檀弓內惟第一卷圖譜內魯昭公八年孔子娶宋幵官
氏謹案幵當作并漢韓敕造孔廟禮器碑云并官聖妃宋大中

祥符元年鄆國夫人敕亦作并官氏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十四清部內并官複姓注引見賢傳孔子娶并官氏方綱嘗於國學及江寧府學見元明加封詔書碑皆作并何焯曰孔子娶於并官氏自王應麟姓氏急就篇及宋本東家雜記皆作并而正義從流俗作幷誤也又第二卷聖蹟內云春秋穀梁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孔子生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史記世家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公羊穀梁二家去聖未遠當必有據公羊謂十一月庚子則誤矣朱子論語序說既引史記不得不依其生年然以公羊之十一月庚子系之則亦誤竊謂孔子生年當以二傳爲信月日當以穀梁爲信方綱謹按陸德明公羊傳釋文云庚子孔子生此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據釋文此條則陸氏所見公羊傳本亦作十月庚子矣然依公羊穀梁二傳俱以爲襄公二十一年之十月庚子則經固明書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月既是庚辰朔安得有十一月庚子乎此陸氏但就所見公羊傳一本作十月庚子一本又作十一月庚子以資攷異則可以傳信則未也江氏曰司馬遷年表世家幷錯非一其言生二十二年者不足信漢時亦尚公穀之學何以記孔子生年必與公穀差一年乎方綱則謂江氏不信史記之二十二年欲從穀梁之月日而未嘗攷陸氏釋文所見公羊傳一本亦作十月今合公穀二傳詳之知公羊傳當以陸氏釋文十月之本爲定則公羊與穀梁月日合矣惟其在漢時崇尚公羊穀梁二傳而司馬遷史記世家必書二十二年正見年當從史記而月日當從公穀也則是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月庚

子無疑也宋人程公說春秋分記置朔多與杜預長厤不合惟此年則杜預程公說春秋分記皆十月甲戌朔十月既是甲戌朔則庚子是十月二十七日也周魯之十月卽夏正之八月是以今世相傳聖人誕生在八月二十七日允爲符合矣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聖言本是渾淪該舉未嘗專屬一事言之鄭康成以譎而不正指河陽召天子馬融以正而不譎指伐楚蔡氏集說以溫之會及首止之盟言之溫之會卽鄭說也首止之盟則勝馬說矣至朱子集注以召陵城濮對舉言之則近日顧氏棟高論之頗當曰朱子專以伐楚言正譎其說蓋原於杜氏（春秋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杜注畀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愚竊意其非然也論其譎與正之大者如齊桓不納鄭子華之請而晉文因元咺執衛侯齊桓定王世子而拜天子之賜晉文則至請隧其規模之正大事事不如齊桓至論城濮之戰則勝召陵遠甚何則召陵雖盟而楚滅弦圍許毫無顧忌蔡鄭亦未敢卽從齊至如城濮一勝而天下之諸侯如決大川而東之其功之大小寧可以數計哉論者曰晉不宜伐衛以致楚尤不當矜兵力以求必勝其說皆非也論當日從楚之罪則曹衛爲罪首何則楚之最近者許蔡其次則陳又其次則鄭諸國之從楚實迫於不得已若衛爲北方大國而曹介在齊魯之閒與楚風馬牛不相及又均爲文昭之後其相率而從楚何爲者原楚之意不過欲結衛以揯晉結曹以來齊魯使天下諸侯俱南面朝楚而止耳此門庭之寇匪直爲報怨之私而已也且論者之意果以爲晉不伐衛而遂可以勝楚晉不勝楚而晉遂可以霸乎尤非也不勝楚則楚之虐燄未熄而不伐曹衛

勢必加兵於陳蔡鄭許目前齊宋之急未易解也且使晉而勤兵於四國勞兵頓師而楚檄曹衞議其後令楚反得伏義之名而晉有孤軍轉戰腹背受敵之苦勝負未可知孰若蹙方張之寇於大河四戰之地一舉勝之爲中原立赤幟聖人宜錄其不世之功不宜以爲譎而訾之也且當日之時勢何如者魯從楚矣宋亦嘗及楚平矣魯又乞師伐齊取穀楚兵威所未及者周與晉耳斯時楚頹之橫埒於安史而晉文之功侔於李郭假令以安史之桀驁唐室能仗義執言以服之乎李郭百計殄之收復京師而論功之際乃謂其兵出詭道非王者之師鰓鰓然議其後恐朱子之綱目其書法不應如是或又謂子所論者後世之事耳春秋未遠三代不可以戰爭論曰果如是則宋襄有明驗矣不重傷不禽二毛而遂至敗於泓令晉文而守拘方之見城濮一挫周室將不可問其利害孰爲大小而又可執儒者之見以議之乎劉氏敞乃謂宋襄能守信義雖師敗國削非其恥又謂周末諸侯交爭賤守信而好奇功故穀梁子亦以宋公爲非嗚呼是皆杜氏譎而不正之說誤之其弊馴至陳餘儒者不用詐謀奇計卒爲泜水之擒而後已豈不謬哉右顧氏之論爲晉楚爭盟而作而於杜注以城濮之役坐實譎而不正實爲勘發透切讀者似不得執朱注以概此義矣

孟子附記

孟子之心欲挽衰周而定於一者凡以爲斯民也是以去齊凡五章特於中間一章言天下之民舉安此當日慘慘救世一大轉關而孟子平生出處一大冢會也故於第一章首鄭重大書致爲臣而歸下四章又皆連文特提孟子去齊屢書特書誠重

之也朱子集注於中一章載楊氏說齊王天資朴實云云亦足得其大略矣而致爲臣一章朱子謂道不行義不可復留難以顯言亦深得文外之旨若程子謂齊王以利誘之固是體會孟子辭十萬而受萬以下二節語義然細味章義齊王所以非能實尊孟子者在於不用孟子之言朱子謂王庶幾改之必指一事今不可攷此最爲得之愚案此所改之事雖不可攷然必係有關於當日行政之大局非尋常小節也或謂如孔子去魯託於燔肉不至小節而去此非庶幾改之之義也朱子謂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謂不得已而去之心同耳豈指燔肉一節乎所以孟子勢不可復留而並追憶於崇得見之始早知有此此則孟子所以去齊之大節目也若齊王之留孟子不以實實者即所謂庶幾改之而以文固非所以留孟子至於爾日就見之言暨其命時子代致之言則尙屬臨別惓惓之意未可遽謂以利誘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此一句意思深長所括非一緒即下章所謂無人乎繆公之側即下章所謂王庶幾改之無限深思當在此一不可幽晦不盡之中朱子所謂難以顯言者此也下文卻專借欲富一層推卻之朱子所謂故但言設使云云深窺見其意矣若就此欲富云云以下二節之文即作孟子意中不可復留之正旨則謂齊王以利誘賢人夫復奚辭然而此處語義與答陳臻焉有君子可以貨取指歸各有當也

使己爲政趙注云齊王使我爲政此誤會文義致將季孫子叔作孟子弟子二人無論其無所證據即以文義亦不可通也但使己爲政使字既與下句又使不可一例然又不得作設使之活字也朱子集注子叔疑不知何時人則亦不知何國之爲政矣而趙注使字之義則不妨仍之耳充虞路問一章集注以憂世之志樂天之誠並言之其實此章止有憂世之志並未及於

樂天之誠也集注此條蓋沿趙注之誤趙注曰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耳非我之愆我固不怨天何爲不悅豫乎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與天消息而已愚竊按此漢以後儒者不深體文義之所致至朱子集注則深體聖賢語義矣此條尙偶仍其誤不可不辨也此章通體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一句爲主蓋孟子爾日道途之閒因充虞之問說到五百年貞元際會數過時可此際盱衡世運仰觀天意惻然不知所底實有難以爲情者豈僅若有不豫之色而已哉豈復平日與門弟子平心講貫不怨不尤之時可比例哉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一句是正答充虞不豫之問也此下云如欲平治天下云云則是章末用反筆掉開乃轉作假設之辭爲不豫二字生一波致非正意也他處之文先開後合此處之文先合後開亦見孟子心情不能自寬假矣故曰連書孟子去齊是孟子平生出處一大關會也豈可於此處言及樂天之誠乎經文卽聖賢心事苟欲表白聖賢心事安敢斤斤拘守必不敢稍異於朱注乎況朱注本承趙注之誤非自朱子始耶

孟子轍環所至若梁則因其以幣招賢而往惠王旣不足輔襄更無望惟齊宣王猶有足用爲善之質地而迄不能用獨一滕君於未立之前殷然就見偏值壤地褊小不能大有爲是以孟子但舉性善道一欲其策志希聖而於其歸途復見則亦不能竟置滕國不論及也所以道一之旨歷引前人之言凡三條成覰一條猶是渾概言之也顏淵一條則前言必稱堯舜之義發明深至矣至公明儀一條則文王我師卽是師文王必爲政於天下之師字也在周公語則是夜繼日思坐以待旦之精神也

在公明儀語則是識大識小之淵源也在孟子語則是諸侯有行文王之政之期望也只可惜滕國地小所以末節止以可爲善國期之而後章規畫井田之制亦第言此其大略有待於相時度勢之潤澤則請野數節當日如何措置自必臨時更有區處之宜學者所不必深泥矣

孟子生衰周之末法度紀綱皆已廢墜禮經典籍皆已散失所以七國之勢奄及暴秦而焚坑之禍起先王之道澌滅盡矣孟子七篇蓋至下四篇而轍環諸國之語漸少垂戒來世之語漸多而離婁篇首一章其最著也此章前半意在仁政法度後半無道揆無法守無禮無學無義無禮悉指之不能殫也而其實際則曰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夫既曰無道揆而又曰不信道既曰無法守而又曰不信度是其所謂道者非復古先王之道則不信道者本無道之可信也其所謂度者非復古先王之度則不信度者本無度之可信也夫必使朝可信而後謂之道必工可信而後謂之度然亦必其見信於朝而乃爲有道之朝必其見信於工而爲有度之工也所以治人治法相依而立徒法則法亦難乎其爲法矣徒善則善亦難乎其爲善矣雖前三篇中已具函此義然尙多就事以爲論說就問以爲指歸至於仁心仁政之全未有若離婁首章之該貫者矣

詩附記

陳啟源據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用魚麗篇序語班固東都賦德廣所及用漢廣篇序語錢大昕引孟子謂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用北山篇序語愚按小雅北山序云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疏謂經內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是役使不均也憂我父母是不得養其父母也經序倒者作者恨勞而不得供養故言憂我父母序以由不均而致此怨故先言役使不均也孔疏此條以序與經文先後相倒者固不必泥也然正得因孔疏此條見此二語實是詩序之申合詩語益顯孟子是用序語無疑也況序云勞於從事而孟子云勞於王事正因咸邱蒙引王土王臣句故緊承王字必換從為王語義乃更明白此文章一定之理是孟子此二句實從詩序來之確據矣豈比尚書危微精一後人妄謂出道經文言元者善之長妄謂同於左傳大學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妄謂同於爾疋之橫生傳會乎錢氏援據孟子以見此序在孟子前足以證詩序是子夏作豈不較之說儀禮者執何也問詞之文勢以斷定喪服傳為子夏作者勝之倍萬乎此則詩序出於子夏人所共聞而無一人得其確據孟子人人童而習之而不知其有卜子撰詩序之確證凡讀詩經者皆當書諸簡端者也

後漢書儒林傳衞宏敬仲從九江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傳於世故論者有謂詩序是衞宏作又或謂序惟一言而其餘皆後人所述然驗詩序之文其首一句下申述之語悉與其首句義相貫決非別有一人所述也若使別一人所述則序之專有首句者又何以不加申述乎沈重謂序是卜子毛公合作陸德明謂卜子作序毛公足成之此二說或可相為參合則有卜子之言毛公述之抑或有卜子未盡之言毛公足成之而衞敬仲之序在後漢書謂今傳於世又豈得以今所讀詩序當之乎詩卷首題云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陸氏釋文

云舊本多作故訓今或作詁郭注爾雅作釋詁樊孫本皆作釋故孔疏云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然則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按孔疏此語甚明白是毛傳即是大毛公亨所作之詁訓傳也第毛亨作此傳時尚未題毛詩之目至毛萇爲博士其書大顯於世然後題以毛詩之目也釋文序錄亦云大毛公爲詩故訓傳以授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則今所行毛傳是毛亨所作而萇傳之無疑也自後漢書儒林傳稱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又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七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於是世之學者但知毛萇作傳而不知毛傳即毛亨之詁訓傳也然春秋公羊傳在公羊高時本僅出於口授至漢時其玄孫公羊壽始著於竹帛則今所行公羊傳是公羊壽所撰而學者亦但知有公羊高則後漢儒林傳及隋志目爲毛萇作傳者特以河間博士屬之毛萇耳毛萇此傳實即毛亨之詁訓傳且注疏題目本自明白即稱毛萇爲毛傳亦尚無害也惟是秀水朱氏經義考既載毛亨詁訓傳三十卷云佚又載毛萇詩傳二十九卷云存竟將毛氏故訓傳與毛氏傳分爲二事則貽誤後學之甚者矣漢書藝文志云毛詩二十九卷毛氏故訓傳三十卷初未嘗別出毛氏傳也蓋漢志所云毛詩二十九卷者是未經毛氏作傳之文而朱氏誤以爲毛萇之傳則豈有志反敘毛亨於毛萇後者乎誤讀漢志其謬至此　漢志云凡詩六家詳此言六家者魯一也齊后氏二也齊孫氏三也齊雜記四也韓五也毛六也若果分大小毛公爲二則是七家矣

六月

薄伐玁狁至於大原朱傳謂大原今陽曲縣呂記嚴緝皆從之顧氏炎武曰周禦玁狁在涇原之閒若晉陽之大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則大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爾又按明嘉靖時周斯盛輯山西通志亦言詩至于大原据玁狁侵鎬至于涇陽非自冀州大原而入則詩人所云至于大原指平涼之原州非冀州之大原也朱子在南渡後未至北集傳偶誤爾此亦與顧說略同愚按漢書匈奴傳云武王居酆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周道衰戎狄交侵至宣王命將伐之詩人美大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顏師古注亦云薄伐言逐出之與毛傳鄭箋皆不指某地同也獨至朱子集傳始指爲今山西陽曲之大原或謂山西在陝

鎬之北其或玁狁當日由直北而來則即追逐至於山西之境亦未可知然而小雅本詩明言至於涇陽則當日玁狁從北來是從西北來非從東北來也況毛傳鄭箋顏師古注皆未嘗確指其地即如本篇侵鎬及方此鎬即劉向所謂千里之鎬非豐鎬之鎬明矣而必確指此大原爲陽曲之大原乎此條王浚儀詩地理攷已有明辨矣今合後章來歸自鎬句證之則吉甫薄伐之地即玁狁內侵之地其指涇陽北之爲大原無疑顧氏周氏之說確不可易

民勞

王欲玉女箋云王乎我欲令汝如玉然此經以女指王固於文義未順集傳云王欲以女爲玉而寶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女此義雖是而猶未盡也愚按此所謂戒同列者必是王

所信任佞幸之輩故承上極言繾綣足以反正之患到此歸到王身言王所以寵恣汝者乃正所以成就汝使汝改悔以歸於正耳玉女字無可注釋惟後來張子西銘云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乃是此經之眞切注腳耳大約文義本精理未有不精理而能通文義者未有不通於文義而能訓經典者若以訓詁相傳其來有自不得不溯師承於漢儒也至於義蘊因文勢而始通者則必折衷於宋儒方可與道大適耳此愚區區之見讀諸經之要言聊因此而發之

韓奕

王伯厚詩地理攷多引述而無斷制蓋古今疆域遠近名實懸殊不可以一人一時之說律之愚所以不敢臆爲置辨也惟顧氏炎武所辨二條則於詩之文義大有關繫不可忽略者大原一條已見前矣韓城一條則顧氏据水經注聖水條下云東逕韓城東引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濕水條下云東南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舊說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曹氏曰武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襄公封於北燕實爲司空王命以燕眾城之竊疑同州去燕二千餘里即令召公爲司空掌邦土量地遠近興事任力亦當發民於近甸而已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爲築城者哉況其追其貊乃東北之夷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謂韓土在北陲之遠也又攷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今以水經注爲定按顧氏此說甚辨所引潛夫論亦與水經注濕餘水條下高梁水首受濕水於戾陵堰水北有梁

山之說相合水經注此下又載魏劉靖碑云登梁山以觀源流度形勢云云然劉靖碑所云登山相渠者不過就一處相度地勢之文非若爾雅所稱梁山晉望也乃特於五嶽外標舉大山爾爾雅於釋詩最爲親切而特舉梁山晉望則與此篇大書韓國禹甸之爲相稱矣況左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杜注云韓國在河東郡界此與成五年杜注梁山馮翊夏陽縣北亦相合自是古訓不可易也即禹貢治梁及岐屬於冀州而書正義亦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葉氏夢得云詩言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則梁之施功爲多而岐則因梁以及之信此梁山是晉地之梁山無疑也若燕師城韓則吕氏詩記云春秋時城邢城楚邱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爲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愚竊以爲古事不能詳推未可概以後人所見事理度之而陳氏啟源亦云山甫城齊自鎬而往與燕之去韓路亦相等則顧氏韓城之辨可無庸耳

禮記附記

陸氏釋文曰此記二禮之遺闕故名禮記謹案鄭氏目錄盧氏解詁以來皆以三禮爲總目故陸氏序錄並序述三禮音義而以禮記爲記周禮儀禮之遺闕也竊謂禮以記名實自儀禮之記來也朱子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如儀禮有冠禮禮記即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即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蓋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說附益於其間朱子此說實禮記之發凡可以正陸氏說也若謂記周官禮之遺闕似未切爾

孔氏疏曰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爲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謹案孔疏此段乃禮記之總目序錄也其以諸篇有周末及漢初人所記而統系於七十二子之徒以該攝之耳隋書經籍志曰漢初河閒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序之是其事也

月令

小戴記之有月令猶大戴記有夏小正也秀水朱氏經義考曰世儒明知月令爲呂不韋作乃甘棄夏小正篇不用殊不可解

愚按月令篇在小戴記今既以小戴記立於學官自無緣抽取大戴記之夏小正篇以入此經矣非棄而不用之謂也鄭康成謂月令呂不韋所修而蔡邕王肅皆謂月令周公所作鄭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而孔疏云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所造且不韋集諸儒所作爲一代大典亦採擇善言之事遵立舊章但秦自不能依行何怪不韋所作也史記呂不韋傳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漢書藝文志亦曰呂氏春秋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漢志所謂智略士卽史記所謂辯士之類也漢志所謂輯者卽史記所謂集著也是特其門客輯著所聞而非不韋自輯也明矣然此篇至今傳爲呂不韋者實由

陸氏釋文與孔疏申鄭註因就鄭義釋之故撫其命太尉爲秦官又撫其於季秋爲來歲受朔爲秦建亥之事然孟冬云乃祈來年則季秋所謂制百縣爲來歲受朝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味其語義是預籌遠邇事宜非旦夕可畢安知其非預計建寅之歲事乎此則原文固未嘗有建亥之明證也至於太尉秦官則此文由呂覽撰集時偶被門客諸人改太尉耳不能因一二以疑全篇之非古也逸周書月令解第五十三即是此篇之文而隋志云馬融又作月令一篇雖不得謂融所自作而要之其來已久不自呂覽始有之疏又云蔡邕賈逵馬融王肅皆云周公所作則其事義古矣今如爾雅旣皆知其非盡出周公也而以其全經無他籍可憑無或敢指爲某時某人者惟月令一篇以其見於呂覽而遂

羣指爲呂不韋作則與別見淮南時則而指爲淮南者何以異哉

郊特牲

此經言郊祭天用騂犢之義初未及於祀五帝也卽鄭氏注亦不比春官小宗伯言兆五帝之注也而孔疏乃於首節必言以五配一爲六天復引皇氏云天有六天者何哉陳氏禮書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此可以掃盡一切讖緯之說

周氏諝曰言郊則天神與地祇也詩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書曰用牲於郊牛二蓋一則用於南郊以祀天神一則用於北郊以祭地祇是天神地祇皆用特牲按周氏此說與書召誥用牲於郊牛二正合蔡傳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其義審矣

詳見書附記 至此篇又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鄭注養牲必養二也然其下文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則經意是言郊祭與稷祭用牛之差等耳鄭注養牲必養二之言已爲贅設而孔疏顧乃引後文帝牛稷牛以證召誥牛二則事義文義皆不協矣朱子嘗言周禮有圜丘方澤某看來也還有方澤之祭而陳雲莊集說反駁蔡傳祭天地之說又誤引朱子未定之論取五帝只祭社無北郊之說皆孔疏誤解此篇帝牛稷牛之說有以致之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鄭注禘當爲禴字之誤也王制曰春禴而夏禘疏依禮三代無春禘之文周則春曰祠王制夏殷之禮云春曰禴今云春曰禘故知禘當爲禴此經謂夏殷禮也愚竊按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疏云疑爲夏殷祭名者以其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爲夏殷祭名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此云春礿而郊特牲云春禘者彼注云禘當爲禴從此爲正祭義曰春禘鄭注直云夏殷禮不破禘字者以郊特牲已破禘爲禴故於祭義略之從可知也愚按此節言養陽養陰之義黃氏日鈔云此明飲屬陽作樂食屬陰不作樂此漢人記舊聞耳不必泥以爲夏之制黃氏所見可以得其概矣祭統曰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祭統又曰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中庸亦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皆以禘與嘗對言也橫

渠張子曰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固不必泥鄭注指夏殷之制則又豈必改禘爲禫乎至若陸氏佃必謂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專指周制言之則又有意反鄭之說亦未得其平也

喪服小記

喪大記曰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又曰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此喪大記二條亦猶儀禮喪服篇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爲母妻之文也嗟乎此則因其父在而喪母與喪妻同等者也且此疏不嘗引三年問篇乎三年問篇不嘗引孔子答宰我乎請問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是專指父之懷乎是專指父沒而在母之懷乎程子曰古者父在爲母期今皆爲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矣可無嫌乎程子此條愚竊擬附注於下云子之於父母猶王者事天地也既祀天於圜丘矣而又祀地於方澤將亦云國有二尊乎故齊衰之服次於斬衰是卽有差等矣是卽足以明母之稍殺於父矣若果儀禮喪服篇父在爲母期之文實出於周公孔子也而何以中庸曰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一則無二致可知也論語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通則無異制可知也然而爲喪服作傳者必反覆申其義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竊嘗繹之何謂達子之志亦曰天理人心而已且如其無子則宗祀之重固不必待三年矣如其有子子之年長能自成立矣則父不再娶可也子之年幼不能自成立則必待三年後娶曰以達子之志也可乎卽其子長能成立矣而父之家事不能不再娶而必曰待三年以達子之志則爲若子

者既哀母於衷不寧矣又忍視其父之遲待不娶而更加不寧焉且爲之父者家計不得不再娶而限於欲達子志而姑不娶是父自抑其情也抑其情者卽僞也爲之子者心欲爲母三年喪也乃限於父在而姑行期年之服是子自制其哀也制其哀者卽僞也立一制而使人父子俱入於僞聖人所不爲也疏又引晉叔向云一歲王有三年之喪二據太子與穆后天子爲后亦期而云三年喪者據達子之志而言三年也按昭十五年傳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以文伯宴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注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疏引喪服斬衰三年章內有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禮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齊衰杖期章內有夫爲妻傳曰何以期也妻至

親也妻服齊衰期而言三年者喪服杖期章有父在爲母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戚爲之三年不娶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又按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注今王旣葬而除譏其不遂合此左傳與儀禮喪服篇觀之則父於長子得行三年之服夫於妻亦得行三年之服惟子於父在爲母則不得行三年之服蓋在儀禮喪服傳亦止云父欲達子之志三年然後娶而晉叔向因此義遂謂王於后得行三年之喪服是則又於儀禮喪服夫爲妻期之外而又擴充爲夫爲妻服三年喪之說矣由喪大記之言則爲子者視母喪與妻喪同等更由左傳叔向之言則爲夫者甚至爲妻行三年之喪服所貴乎稽經傳者得乎天理人心之安而已而上下出入一至於此而猶曰必尊信不敢

致疑乎夫叔向之譏周王特因其除喪太早故爲此抑揚軒輊之辭不嫌於充類至盡言之而儀禮喪服篇初無夫爲妻服三年之說也其疏必引左傳以證達子之志則益信古籍散見雜出之文不可以一概傅合通徹畫一者抑又聞之杜佑通典引劉表後定喪服一條曰父亡在祖後則不得爲祖母三年以爲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爲祖服周父亡之後爲祖母不得踰祖也此條亦因喪服小記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三年之義演出之者此經云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此句即儀禮喪服篇父在爲母之傳記也劉表後漢人則由周末以後演說經制之文出於師承者異同掊拄亦何可勝言乎宋節孝處士徐積曰儀禮有決非出於聖人者夫禮者出於人情者也而儀禮有曰父在母不可以爲三年之服此豈人情哉蓋多出於漢儒喜行其私意或用其師說而爲之耳徐氏斯言可見人情即天理之至矣謹附識於喪服小記之卷前而於喪大記篇不更贅焉　近人顧湄曰古禮父在爲母齊衰期至唐武氏始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玄宗時盧履冰請復其舊惟褚無量是其議諸人爭論連年不決然至今行之不改者情固不可奪也胡氏以爲武氏躋地尊天持陰敵陽乃陵滅夫宗獨御四海之義是則然矣然人子於父母寧有二乎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安在其隆於父而殺於母乎禮緣人情而制者也故三年之服以伸人子之情乃天理人情之至庶幾善變古者何得以出於武氏而非之哉按杜佑通典唐前上元元年武太后上表曰父在爲母服止一周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所以禽獸之情猶能知母三年在懷理宜崇報今請父在爲母終

三年之服詔依行焉開元五年右補闕盧履冰上言禮父在爲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太后請同父沒之服三年然始除靈雖則權行有紊彝倫今請仍舊章庶叶通禮於是下制令百官詳議刑部郎中田再思議云稽之上古喪期無數暨乎中葉方有歲年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以來方殊厥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爲同母異父之昆弟服大功子夏謂合從齊衰之制此等並四科之數十哲之人高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事猶此致疑即明自古以來升降不一今去聖漸遠殘闕彌多會禮之家名爲聚訟寧有定哉而父在爲母三年傳之已踰二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后之朝大帝御極之辰中宮獻書之日往時參議將可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主所是疏而爲律後主所是著而爲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與伯叔母姑姊妹同焉若以庶事朝儀一依周制則古臣之見君也公卿大夫贄羔雁圭璧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墨劓宮刖今何不行乎周制侯甸男衞朝聘有數井邑邱甸以立征稅今何不行乎周制分土五等父死子及冠冕衣裘乘車而戰三老五更膠序養老今何皆不行乎諸如此例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愛一年之服於其母乎可謂慟心可爲痛哭者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阮嗣宗晉代之英才方外之高士爲母重於父據齊衰升數麤細已降何忍服之節制減至於周豈後代之士盡慚於枯骨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履冰又上疏曰上元中武太后上表請同父沒之服初亦未有行用垂拱年始編入格錫氏之後俗乃通行臣於開元五年頻請仍舊恩敕并婺叔舅婦之服諸

司所議同異相參竊據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則喪服
四制云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理之也所以父在
爲母周者避二尊也臣恐後代復有婦奪政之敗者疏奏未報
履冰又上表曰臣聞夫婦之道人倫之始自家刑國牝雞無晨
四德之禮不僭三從之義斯在故父在爲母服周者見無二尊
也準舊儀父在爲母一周立靈再周心喪父必三年而後娶者
達子之志焉豈先聖無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家國者矣所謂與
伯叔姑姊服同者伯叔姑姊豈有筵杖之制三年心喪乎齊斬
是爲升降者母齊父斬不易之理故父加至再周父在爲母加
三年心喪今者同父沒之制則尊厥之律安施自是百僚議不
決至七年敕曰唯周公制禮當歷代不刊況子夏爲傳乃孔門
所受格條之內有父在爲母齊衰三年此有爲而爲非尊厥之
義與其改作不如師古諸服紀宜一依喪服文自是卿士之家
父在爲母行服不同或有旣周而禫服終三年者或有依上元
之制齊衰三年者議者是非紛然二十年中書令蕭嵩與學士
改修五禮又議請依元敕父在爲母齊衰三年爲定遂爲成典
謹案此至今依父在爲母三年者始於開元二十年中書令蕭
嵩之定五禮也非始於武后明矣況以盧履冰疏所云防婦奪
政者此自在人君持綱紀耳豈由父在三年之母喪乎所云三
從之義者此自專爲婦人自處之道言之豈得以例其子之父
在爲母喪服乎況心喪三年乃弟子事師之誼而以父在爲母
等諸弟子事師可乎諸人執此者皆不知專守論語三年免於
父母之懷三年通喪之至情至誼而顧執定喪服傳之必爲子
夏作必爲周公所制不知喪服之爲子夏作者若果古有實證

即孔穎達何至援公羊傳設爲問答之文法以證之則其本無實證可知矣以喪服傳之必出於子夏尙無實證而謂其必出於周公所制初無實證愈不待言矣愚所以不敢不質以宋節孝處士之言願與天下爲人子者共相質證者也

文集

自題校勘諸經圖後

攷訂之學何以專系之經也曰攷訂者爲義理也其不涉義理者亦有時入攷訂要之以義理爲主也學者束髮受書則由程朱以仰窺聖籍及其後見聞稍廣而漸欲自外於程朱者皆背本而鶩末者也是亦因宋後諸家專務析理反置說文爾疋諸書不省有以激成之吾今旣知樸學之有益博綜攷訂勿蹈宋後諸家之弊則得之矣而豈敢轉執攷訂以畔正路乎嘉興王惺齋曰學莫陋於厭薄韓歐習用之字而嗜講說文內不常用之字吾每敬佩斯言以爲切中今日學者之痼疾蓋攷訂家以墨守宋儒爲陋而惺齋乃以苦研說文爲陋所謂彼我易觀更相笑也讀易而兼及考禘因考禘而及明堂讀禮而必合證明堂路寢其於大司樂鄭注盛德篇盧注刑無可取徵之書而必斷斷傅合之吾不知其意欲何爲也卽夏五十畝殷七十畝與周官分田制祿必欲如目見而詳說之吾不知其意欲何爲也則若李資州之於易杜江陽之於春秋博涉其津涘以資問途奚不可也尙憾陸元朗所釋有未盡校核者尙憾秀水朱氏所考於前後歲月有失於備記者若非實有確據遽援鄭氏禮堂寫定以整不齊爲任也則豈敢乎夫惟兢兢恪守聖言曰多聞曰闕疑而已矣

讀李穆堂原學論

臨川李穆堂蓋宗陽明之學者陽明以良知爲說故不遵朱子大學定本吾既詳論之矣穆堂以此言學謂學者學其行事非篇章撰述之謂非名物象數詳略異同之謂其言之透徹雖朱子無以易之也竊嘗繹之知與行一事也必能知而後能行能行而後能知無二理也由斯義也二者孰重則行爲要矣行爲要則知在所後乎然則大學舊本置知本於誠意之前朱子之審定其無庸乎然則諸經傳義其可勿究心乎然則考訂辨析者其徒滋擾乎蓋穆堂之論學亦非爲矯此之弊而作也人必明乎知與行爲一事則一身一家之日用倫理無在非實學也一日間起念誠僞邪正一接物之公私當否皆實學也不此之亟講而徒殫心於誦說討論是與古人所謂學者正相違也然則陽明所謂良知之學乃正學也豈不視朱子更正大學本以格致在前爲愈歟曰學者惟當合知與行而一之而朱子實未嘗教人專以知爲務也朱子謂大學首先格物致知者正即講求其德之何以明民之何以新至善之何以得止也朱子之言學固未嘗有能知不能行者也乃若穆堂之論則是所謂知而不能行者也何者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謂其灼知有所未盡則無以豫定所行也當其可之謂時謂其擇善研幾未能中節卽無以適於所行也不凌節而施之謂孫謂其未知卽易蹈於妄行也相觀而善之謂摩謂其見賢思齊見善則遷是皆以知與行合言之也策其行卽所以勵其知勵其知卽所以策其行故教易施而學易從也今由穆堂之言學專於行不事乎知且如國學之六堂不程以經書典籍而惟日課其起念公私

誠僞以爲甲乙此其事可行乎今如鄉會試歲科考不閱其試
卷而惟日督學官問其處家之言行動作以爲去取此其事可
行乎童子入塾延師督課每日無經書誦讀之事而欲其心不
放而欲其有所恪守此其事可行乎蓋既有學校庠序之設則
必閑其志於道藝既有書册音訓之習則必矢其誠於規矩夫
然後可以生奮勉之心而奬掖於作忠教孝化厲改愆之路祇
在勤學之務實而已奚必矯變成說而轉涉於空言爲耶正須
知孝弟謹信即所謂學文也學文即學孝弟謹信也正須知志
道據德依仁即所謂游藝也游藝即游於道德仁之內也愈講
此輕彼重則愈歧而二之耳

原學論

愚既論穆堂之原學而又自爲原學論者深見學之無事於原
也原學者則欲廢學而已請以禮言禮者履也人所踐履則率
由之持循之正志齋莊斯即禮矣故曰克己復禮其綱也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其目也然此則聖人爲顏
子言仁所從事聖門大賢鑽仰高堅有博文之功乃得此以約
之若其教天下之人該悉天下之事則安能以此概說之是以
釐其經三百焉致其曲三千焉必如是乃足以立禮也今若舉
凡尊卑遠近問勞酬獻之儀舉凡吉凶賓軍嘉之事皆推原禮
所由起以數言該舉之此必不能通者也然則學者三代共之
千萬世服習而修明之而今乃曰吾欲原其始也故曰原學者
直是欲廢學而已矣聖人以躬行示人即必以躬行爲學也以
五倫爲教即必以五倫爲學也然此其大綱耳三代庠序學校
辟雍頖宮有其地鐘鼓絃歌有其器有其節而其師若弟子諷

誦講解即必有其簡編詩肄之業今不傳耳彼石梁王氏者且謂學記之不詳陳矣豈知漢承秦火之後六經始漸出於世博士之錄王制尚不能明言其時代制氏之鏗鏘鼓舞尚不能言其義不特此也即班固之志禮樂已不能臚舉其典物即鄭康成之注禮經亦不能舉所引諸書悉整比以示後學矣陸德明孔穎達皆唐初聞人而陸亦尚未能盡衷毛鄭服杜之指歸直待宋程朱遙溯孔孟之傳而又苦於去聖太遠攷訂久虛參定較量驟難畫一幸有朱子章句研析使後人稍得以尋津筏之所自今日爲學者正宜乘此問津有由之時平心虛懷以上叩淵源經術之實是乃千萬世服習而修明者其程功致力採本攷原全在今日而其稍敏悟者輒欲原學也曰學者效其行事而已不在記誦講肄之末也則將曰禮者履也不在乎器數典司之末也愚故曰原學者直欲廢學而已耳安得不爲吾學侶敬論之

姚江學致良知論上

姚江之學與朱子異人皆知之然所以謂致良知之學與朱子異者正以其不當以此詁大學之格致故必欲從舊本以誠意居先是則大學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皆紊其次矣紊大學之次則失古人所以爲學之實矣夫大學條目豈自孔氏之遺書始言之乎是固自時教正業退息居學若王之胄子則先以某條件焉爲其所爲度量數制之詳今無由以稽矣蓋古大學之教不知廢於何時聖門教人博文約禮則六經其要也孟子初見滕君首言性善稱堯舜此其大綱也至其剖析

事爲一則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再則曰若夫潤澤在君與子假若滕君爲世子時親受業於門必有詳加考析以裕經國之本者矣卽使當日夫子得柄用以治魯以興周亦必由文武之方策周公之典禮未有以空談性道爲之者孔子孟子皆不得已而託諸刪定敎言迨秦燼已後漢儒漸次修舉舊籍而又閒以晉之淸談唐之詞藻無由以整理遺緒也宋之程朱始能窺見聖賢大旨而宋元以後帖經訓義變爲制舉之時文正得由肄繹經書以上溯正學矣而有明一代其務本業者專習時文不克深究也於是其閒通敏之資如陽明王氏奮其獨造之見意以爲直到聖涯而轉覺朱子之近於庸常也白沙甘泉江門靜坐之學從而和之此其始未嘗不深會於聖賢之詣而其一意孤行漸啟門戶之幟則不可不防其弊也幸至今日經學昌明學者皆知奉朱子爲正路之導其承姚江之說者固當化去門戶之見平心虛衷以適於經傳之訓義而又有由漢荀虞馬鄭博涉羣言以爲模學此則攷證之學又往往與朱子異者是皆不採其本而逐其末者也攷證之學則與良知之學正相反對以愚區區之見則良知既不必自名其學而攷證諸家精心研討以漢儒爲名乎豈漢學果能究悉乎則吾謂攷證之學實自馬端臨王應麟黃震之徒而後濬發之其用意深粹仍自朱子門人之緒得之孟子固曰夫道一而已然則學一而已矣攷證之學仍皆聖賢之學也良知之學則無此學也

姚江學致良知論下

前而鄱湖之學後而江門之學皆可綜理條貫之使與朱子合也惟姚江之學以致良知爲說則實異乎朱子所不得不辨者

彼固謂其說本孟子也孟子擴充之旨謂以仁心行仁政者推此以加諸彼就仁術以啟發當時之國君非於大學條目言之也故曰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固明說不學不慮矣言不學不慮則與大學格物致知之用力程功不同矣夫所謂致良知者即擴充其良知也乍見孺子將入井此迫切之際可與之言學乎則不得不指其良心發見之端然亦必準之以權度於物皆然而心爲甚者指其急切處也物皆然則平日從容分析輕重長短是又即大學格物致知在誠意前之謂也孰謂大學本末厚薄之下未嘗申繹格致而遽先釋誠意者乎熟讀孟子而致良知之說是有意與朱子立異灼然無疑矣凡爲學切勿分別門戶也而爲說經計則焉得不剖其歧說

大學章句必以朱子所定爲正本不可妄言復古本是則姚江致良知之說大有纍於經者是以申切論之

攷訂論上之一

攷訂之學以衷於義理爲主其嗜博嗜瑣者非也其嗜異者非也其矜己者非也不矜己不嗜異不嗜博嗜瑣而專力於攷訂斯可以言攷訂矣攷訂者對空談義理之學而言之也凡所爲攷訂者欲以資義理之求是也而其究也惟博辨之是炫而於義理之本然反置不問者是即畔道之漸所由啟也如近日惠棟之於易極意博綜而妄取他本以解經字甚至以繫辭傳天一地二以下爲後人所增以富有日新諸語爲後人所訓以說卦傳乾健也以下爲後人所益又如近日閻若璩之於書苛求古文毛舉細碎逞其口辨甚至以危微精一十六字爲非經所

有凡此等謬說皆起於偶有所見而究其自信自炫遂反唇而不顧其安者皆嗜博嗜異而不惟義理之是求也學者束髮受書則誦讀朱子四書章句集注迨其後用時文取科第又厭薄故常思騁其智力於是以攷訂爲易於見長其初亦第知擴充聞見非有意與幼時所肄相左也既乃漸驁漸遠而不知所歸其與遊子日事漂蕩而不顧父母妻子者何異攷訂本極正之通途而無如由之者之自敗也則不衷於義理之弊而已矣然則攷訂之學轉不及空談義理者歟曰攷訂之學豈惟勝之正賴有攷訂之學然後義理尤長近日秀水朱氏經義攷其有資於攷證人所知也朱氏此書可謂切於攷訂矣然吾所最憾者每書載其原序而於序尾之年月反多刪去將使觀者何由而得其師承之所自乎何由而參驗其沿革同異乎宋以後言義理則益加密矣顧有恃義理之益明而轉薄視漢唐注疏者忽視爾正說文者甚且有以意測義而斷定訓詁形聲者有無所憑藉而直言某與某古通用者此皆空談義理不知攷訂者誤之乃激而成嗜博嗜異之侈爲調說者是二者其弊均也言正誤則開妄改之弊言錯簡則開妄作之弊若究其所始則錯簡之疑始於鄭康成之注玉藻其段段言脫爛者原自有所以處之非私見也而極其弊至於宋儒之改康誥首段以爲洛誥之文則誤甚矣（詳具拙撰書附記）至於正誤以某字當爲某字則鄭氏之失爲多後人又豈得尤而效之語其大者則衷之於義理語其小者則衷之於文勢語其實際則衷之於所據之原處三者備而攷訂之法盡是矣然而文勢亦必根柢於道也所據羣籍亦必師諸近聖也故曰攷訂之學以衷於義理爲主

攷訂論上之二

客曰子謂攷訂必衷於義理者以治經言也若博攷子史諸集其盡然耶曰吾固謂攷訂在於審其來處也如攷史則所攷之事必以所據之書爲斷其所據之書出於正史歟出於別史雜史歟出於野史歟卽同出正史而正史所據必有其足信之實有前後數代之史以證之有前後諸紀傳之歲月以證之有旁推諸紀載以證之則益足以申其是而辨其非矣攷諸子集亦然既有其所據之書則其記載之先後互校之虛實此其中卽有義理之所徵者卽有文勢之所區別者故凡攷子史諸集者皆與治經之功一也天下古今未有文字不衷於義理者也豈惟諸子諸史諸集哉卽稗官說類之流皆可以此概之矣豈惟稗說哉卽里俗鄉曲傳誦勸善之文苟其合於義理者卽無庸執攷訂之學以駁難之此所當權其輕重而已矣如權其輕重則不至泥古反古致以爲攷訂者之累矣如古有父在爲母服朞年之說通儒皆信之然吾合古今參攷之雖其明有所徵而不得不直言其不可從也（詳見禮記附記）又見近日全氏祖望著一文辨閻海祀天后事此惟衷諸義理有功於民則祀之而毅然奮筆以辨之可乎故曰凡攷訂者一以衷於義理爲主

攷訂論上之三

客曰子謂攷訂衷於義理而所據之書與文勢兼之是三者固足以該攷訂之學矣惟有一事不能以此例之者則攷訂法帖耳豈其攷訂法帖者必皆以書法爲主耶曰金石自是一類法帖與書畫自是一類攷金石則仍吾前所云攷史之例矣若攷法帖則專以書法爲主何者法帖書畫者藝而已矣雖言藝亦

必根於道然未有言藝而轉舍藝以爲言者故凡攷法帖而博極參證於經史者此言藝之本也其有不甘於言藝而必假攷訂經史以爲名者此自欺之事也嘗見陝碑有修某城一碑字極醜拙而其事足以證史如此之類不以書法言可也至若篆變隸隸變楷以來歷朝諸家之原委亦必講求之以定學術之淖漓趨向之邪正此非裒於義理者乎如漢唐隸書肥瘦骨肉之上下源流非關於學術乎楷行以下雖流別漸多然如王羲之書以樂毅論爲首者正爲其小楷中具開闔起伏正變之勢所以瘞鶴銘可與並論也而後之不知書者推吳廷所刻本一例圓熟者爲眞則適以開作僞者之漸此非關於學術士風者乎近日如王澍知學書而所撰帖跋避論書談藝之名而嗜援史事矜爲攷訂之學實則所攷轉多舛誤今之學者動輒舉碑刻之文以斷史之誤然其中固實有史誤而碑可信者亦有不妨兩存以備攷者如唐文宗年號大和是大小之大史皆誤爲太和邕道宗年號壽昌史皆誤爲壽隆此則必以石刻正之若其他歲月職官名氏或有不得執一以遽斷之者近日言碑帖者不知藝之與道通也嫌其涉於僅言鑒賞似遊客之所爲故於碑帖必先求其與史傳之合否又往往必申石刻以抑史傳其意未嘗不善而其實則欲避居論書之名爲大言以欺人而已矣歐陽子已薄視鍾王虞柳以若飲圖畫爲比直恐劃界道與藝而二之則吾不敢也歐陽子與石守道書以鍾王虞柳之柳者石守道來書中語蓋以鍾王虞柳之書比於嗜若飲觀畫圖其云鍾王虞柳云柳抑何不云虞褚而云虞柳柳可與虞並耐乎此其隨手措語又不足以較量也然歐陽之文世所重也今以書法比之若飲圖畫固不足道至若圖畫則雖藝事而亦不得謂全不關於攷訂也漢人石刻之畫像有可以攷冠制毋追者有可以攷車制程蓋達常者即唐宋以後畫家之沿革出處亦有足裨於史

傳詩文者豈得與茗飲一例輕之經曰游於藝又曰工執藝事以諫藝可盡卑視乎且夫攷訂之學大則裨益於人心風俗小則關涉於典故名物然一言以約之曰取資於用而已經曰不作無益有裨於用者則當攷之其無益者則不必攷知此則攷訂之大端在是矣如其不適於用也雖以古經師大儒所言如鄭氏之言六天盧氏注大戴之言明堂路寢甚至顯著於經如祭祀之皇尸公尸喪服之父在爲母朞年此等不可行之事攷之何用不攷之未爲寡陋也如其適於用也雖以後世書家畫家之蹟至如黃庭樂毅洛神諸本之原委先後能詳攷之豈不有裨益乎故攷訂不論其巨細遠近但爭其有用與無用有益與無益而已又如吾邑黃氏中州金石攷前有陳祖范序此必因陳有學古能文之名欲借其序以重此書也及觀陳序其文之薄弱固不足言即以所稱攷金石者有資於攷證經史而非玩物喪志則即歐文所此茗飲之類也作此攷之序正當以其所錄碑目不盡著撰人書人則無益於攷不盡著存否闕佚則無益於攷不此之究而以玩物喪志相形言之則是從未嘗留意此事者之言而遑問其序之工否乎因論歐文附及之

攷訂論中之一

有訓詁之攷訂有辨難之攷訂有校讐之攷訂有鑒賞之攷訂古之立言者欲明義理而已不知後之人有攷訂也若東漢時淹洽諸經如鄭康成者知後人欲加攷訂之功則所見之書尚多必已備陳之矣所据之音訓何自必亦詳說之矣豈惟鄭氏之於諸經古之人有先我而稽纂者當早剖其本末而具其節目則無事於後人之攷訂矣此固必不能之勢也然而原其大要則稽古之勤自漢儒始漢儒所自爲訓義者又不盡傳於後於是荀虞鄭氏之易申轅之詩服之春秋反賴後人爲之掇拾輯錄至有不能知其上下文義若何而專舉其一語爲證者然而師承之遺緒時有聞見引述賴得假途問津者即徐遵明二劉之徒尚矻矻綴及之而又間隔以有唐一代博涉詞藻而其原弗探也陸氏在隋末唐初作釋文已多兩歧之音訓矣何況鄭康成生於許慎作說文後之廿九年其上下原流沿革同異之所以

然孰從而一一詳質之卽當北宋時亦安知無一二遺聞逸說在人口耳者而咲趙以後爲春秋學者已多自立議論推而上之昌黎已有三傳束閣之語曾不知三傳俱束高閣更何据以究遺經之終始乎直至南宋而朱子出焉吾非敢目朱子爲攷訂家也謂其用心之精用心之正也卽一攷訂之事未有不本於用心之精用心之正者也夫然後鄭樵馬端臨王應麟之輩出焉用心之精自南宋始也而其後又閒隔以有明一代之不知攷訂明人之不知攷訂則八比時文之弊也學者童而習焉則由八比時文入也然而上下千古通徹言之則攷訂之學未有盛於我國朝者也宋人之推歐陽子也曰以通經學古爲高乃歐陽氏之於攷訂尙有待焉者則通經學古之事必於攷訂先之雖沿有明之制藝而實承宋儒之傳義萃漢唐之注疏則未有過於今日者也學者幸際斯時其勿區漢學宋學而二之矣然而晝漢學宋學之界者固非也其必欲通漢學宋學之郵者亦非也今日上則有欽定諸經傳疏義說下則內外皆有四庫書寫本卽以科舉時文亦人人知有稽古通途所自出昔之慮其儉陋者今已轉欲防其騖廣嗜異之漸是則此時之攷訂視前人倍易爲力其收功也亦視前人倍多所逸獲則用心之精用心之正與用力之勤兼而出之何不可隨所近之路以適於大道乎故吾曰攷訂之事必以義理爲主

攷訂論中之二

然則證据經史整齊百家近儒孰先耶曰豈敢品次之哉前乎我者誦其遺文而已此中分別出入之際難言之矣若就吾見聞最近者無錫顧氏之於春秋元和惠氏之於諸經婺源江氏

之於三禮吾皆未及見其人而粗得其緒矣吾所目及見者則休寧戴震歙縣金榜金壇段玉裁是皆惠江氏之後出者然吾雖皆略知其人而未與之友也就吾所與辨析往復者則如餘姚盧文弨嘉定錢大昕大昭也此諸子之書具在抑又不必從而軒輊之吾門從遊者則若寶應劉台拱海州淩廷堪曲阜孔廣森南城王聘珍亦其亞已高郵王念孫與其子引之皆推服金壇段氏說文之學引之亦謂劉台拱深於論語昨阮侍郎元以所錢台拱之書來示其論語卷中有精審者亦有偏執者而淩廷堪之儀禮釋例雖不爲害而究亦無所益蓋此事原不能求其備善者也故執己所長以議人之短者可偶舉其一二而不可繩其全也惟詩文家竟有不事攷訂者此固無害其爲專長秀水錢載詩人也不必善攷訂也而與戴震每相遇輒持論

離離亦有時戴過於激之然而錢不敢斥言攷訂家之失也惟鉛山蔣士銓詩集有題焦山瘞鶴銘一詩其言曰注疏流弊事攷訂鼷鼠入角成蹊徑此則大不可者攷訂瘞鶴銘特金石中一事耳與注疏何涉而以攷訂之爲弊歸咎於注疏是特俗塾三家邨中授蒙童者第知有范翔四書體註語以十三經注疏則茫然未嘗開卷者蔣或即其人耶若非其人曷由有此語耶聞蔣主講席於揚州諸生有汪中者夙以博辨自詡起而問曰女子之嫁母送之門是何門蔣曰姑俟查攷汪曰俟查攷則無所庸其掌教矣蔣以此深銜之語學使欲置之劣等今若以蔣此詩證之則其咎汪生似太過自抑矣推其題瘞鶴銘而斥注疏之攷訂則其咎汪生應云母送何門不應來問則與其詩相應矣而蔣不敢也吾所識如諸城劉閣老墉之於金石碑板及

錢侍郎載之於詩文皆不善於攷訂而不敢公然斥攷訂爲非惟一蔣君有出言之違失若此者蔣之詩近頗爲人傳誦此豈得阿私好而諱匿之凡人各有所長豈其人必攷訂而後成家乎要在平心而勿涉矜氣則攷訂與不攷訂皆無弊矣

攷訂論下之一

凡攷訂之學蓋出於不得已事有歧出而後攷訂之說有互難而後攷訂之義有隱僻而後攷訂之途有塞而後通之人有病而後藥之也乃若義之隱僻者或實無可闡之原或猝無可檢之來處則虛以俟之可矣事之兩歧說之互勘而皆不得其根據則待其後定而已矣此亦莊生所謂緣督爲經也借如未有竅郤有何從批之導之哉若其立意以攷訂見長者則先自設心以逆之而可言攷訂乎若其於事之兩歧說之互出義之險賾苟閒以私意出入而軒輊焉者其爲攷訂也必偏執而愈增其擾矣又奚以攷訂爲哉攷訂者懲棼絲而理之也未有益之以棼絲者也是故攷訂之學可以平吾心可以養吾氣可以漸問於學道之津矣故曰攷訂之學以義理爲主

攷訂論下之二

客曰攷訂之學其出於後世學人而非古先聖訓所有也乎曰聖言早已具矣特未明著其爲攷訂言之耳蓋嘗反覆推究上下古今攷訂家之所以然具於此三言矣曰多聞曰闕疑曰愼言三者備而攷訂之道盡於是矣大抵攷訂者之用己意初非好矜己以炫所長也亦實因乍見某書某處有閒可入也而未暇於此事之旁見於他處者悉取而詳核之則誤者什有幾矣其或又見一處正與此處足以互按也喜而並勘之以爲兩端

之執在是也而不知前乎我者某家某文早有說以處之吾不及知而遽以吾所見定之又非漏則略故觀書貴博也每有積數十年之參互待決者一旦豁然得之矣而後此又於某書見有此條其所見又倍於我者乃始皇然省也此皆未多聞之故也至於不肯闕疑則其弊最大今之言攷訂者相率而蹈之者比比皆是也何者不平心不虛己而好勝之害中之也未攷訂之前已有胸中成例在矣及其所遇偶有不合於吾例者則遷就圓合以爲之說必不欲闕疑也經史之事有能析其一端而不能盡白其後一端則恥之則概以己意演繹之必不欲闕疑也今有眾賓廣坐中某舉一事爲問其知之者則應曰某作某義某出某典其不知者稍有愧色不欲顯也則起而更以他事亂之不則出一別說以問之今有市鬻貨者某貨取直若干其欲應者則緩圖之矣其點者則詭言他物以亂之若不以爲意者俟其人悔而更議也於是點者以離得合矣此固市井小人之爲也其出別說以間亂者矣以異此然則攷訂而不甘於闕疑是殆與市井小人之習相埒乎曰不然彼聞一言而出他說以間亂之者固非矣然而坐中有識者輒掩口笑之眾皆知其無能爲役也若攷訂家遇難解處毅然以一說強質之則竟筆諸著述傳諸藝林甚且有奉爲定解者直有以爲利而不知其害者此其爲弊中於人心學術以視市井小人之所爲不更下一等乎不意攷訂本至精之正業而其可笑至於如此者則強不知以爲知之爲患大也夫然後知聖人教人灼見後世人心學術之利弊至深遠也客曰子以疑必當闕則古籍可疑者多矣如盡從而闕之將安用注釋爲耶曰聖人固明言

之其必不可不闕者則無寧闕也其稍有可通之處則愼言而已矣治家者惟儉可以養廉治經史者惟愼可以補闕有愼言之一途而闕疑之法圓足之至矣至於併欲愼言而無從者則仍歸於闕疑而已然而愼言亦豈易哉有出人採取之愼有比較契度之愼有落筆字句之愼有出言詞氣之愼夫非爲畏物議而愼爲友朋箴規而愼也學者立言本宜敬以出之遠鄙倍而擇尤雅或者其庶幾乎

攷訂論下之三

攷訂者訂證之訂非斷定之定也攷訂者攷据攷證之謂非斷定之謂如曰攷定則聖哲作之也非學者所敢也近見戴震謂非典制名物不足以窺聖道且如宮室之制必据大戴記盧注謂明堂即路寢不知盧注所謂路寢與明堂同者未知是言其中某制某義之相同也而謂路寢即明堂乎如井田之制近日沈彤得漢尺即準之以命有周之世分田制祿之法可乎如祭祀之制鄭康成氏謂禘是祭天實是誤會祭法而近日爲鄭學者必傅合其說謂禘非宗廟之祭可乎愚謂治禮經者但當纂言而不當纂禮蓋纂言則古說即有沿革同異或不妨並存以資考析耳纂言則諸經雖各爲指歸而閒或取彼以證此亦未遽伸此以抑彼也若竟居然斷定某制當如何某事是如何非其目覩誰則信之自聖人仰述夏殷已云無徵不信今日之視周與周之視夏殷何如哉況居今日而斷定古之典制名物非妄則鑿也妄則啟僭以誣世也鑿則啫異以自欺也凡學問之事苟非大爲害於世教者愼勿剖斷之也且勿論不當纂禮凡典制名物吾未目見必不可斷之固已且即以纂言之法雖一

字義苟非有前人成說亦不可以斷定嘗見一友集中述戴震說朕兆朕字謂是舟之拆裂隙縫此字從舟而說文舟字條下無此說也今以已見造爲說文可乎又見一友集中援近日段玉裁說左傳人盡夫也句謂此條杜註數句皆有天字欲改云人盡天也可乎然此皆不足道也請就一事言之尙書武成王若曰以下乃是史臣重述之文而蔡傳必執原本爲錯簡居然更造一篇名曰攷定武成至今塾師遵爲定本此則宋儒明於義理者自蹈於蔑古皆擅言攷訂之弊有以致之可勿愼諸

理說駁戴震作

近日休寧戴震一生畢力於名物象數之學博且勤矣實亦攷訂之一端耳乃其人不甘以攷訂爲事而欲談性道以立異於程朱就其大要則言理力詆宋儒以謂理者是密察條析之謂非性道統挈之謂眞空之說竟敢刊入文集說理字至一卷之多其大要則如此其反覆駁詰牽繞諸語不必與剖說也惟其中最顯者引經二處請略申之一引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試問繫辭傳此二語非卽性道統挈之理字乎成位乎其中者謂易道也則人之性卽理無疑者也對上賢人之德賢人之業則此句理字以人所具性道統挈言之更無疑也此處正承天地定位而言易之成位乎其中豈暇遽以凡事之族理條理言耶此不待辨而明者也再則又引樂記天理滅矣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此句天理對下人欲則天理卽上所云天之性也正是性卽

理也之義而戴震轉援此二文以謂皆密察條析之理非性卽理之理蓋特有意與朱子立異惟恐人援此二文以詰難之而必先援二經語以實其密理條析之說可謂妄矣夫理者徹上徹下之謂性道統挈之理卽密察條析之理無二義也義理之理卽文理肌理腠理之理無二義也其見於事治玉治骨角之理卽理官理獄之理無二義也事理之理卽析理整理之理無二義也假如專以在事在物之條析名曰理而性道統挈處無此理之名則易繫辭傳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樂記天理滅矣卽此二文先不可通矣吾故曰戴震文理未通也樂記此段下愚既略附記矣易傳首章下則不敢也是以別錄此篇題以駁戴震豈得已哉

與程魚門平錢戴二君議論

昨薛石與東原議論相詆皆未免於過激戴東原新入詞館斥詈前輩亦薛石有以激成之皆空言無實據耳薛石謂東原破碎大道薛石蓋不知攷訂之學此不能折服東原也詁訓名物豈可目爲破碎學者正宜細究攷訂詁訓然後能講義理也宋儒恃其義理明白遂輕忽爾正說文不幾漸流於空談耶況宋儒每有執後世文字習用之義輒定爲詁訓者是尤茂古之弊大不可也今日錢戴二君之爭辨雖詞皆過激究必以東原說爲正也然二君皆爲時所稱我輩當出一言持其平使學者無歧惑焉東原固精且勤矣然其曰聖人之道必由典制名物得之此亦偶就一二事言之可矣若綜諸經之義試問周易卦爻彖象乘承比應之義謂必由典制名物以見之可乎春秋比事屬辭之旨謂必由典制名物見之可乎卽尚書具四代政典有

謨訓誥誓之法戒存焉而必處處由典制名物求之可乎即詩具徵鳥獸草木而有忠孝之大義勸懲之大防必盡由典制名物求之可乎聖門垂教論語其正經也論語孟子必以典制名物求之可乎孝經以典制名物求之可乎戴君所說者特專指三禮與爾疋耳三禮云者經部統籤之稱也究當分別言之小戴記禮之傳也當合儀禮說之韓子已言儀禮非後世所用顧宜知其義而已其義難知則合其經傳以求之學者正宜先知禮運首段之並非歧入異說也又宜知玉藻鄭氏所明脫爛處之不宜徑皆接合也又宜知樂記十一篇之宜各審其篇次也此又豈概以典制名物得之者乎周官六典何以不略見於諸經禮記六太何以不同於周官古籍邈遠不能詳徵必欲一一具若目見而詳陳之乎況禮所具者周典耳夫子於夏殷禮皆能言之以其無徵故民弗從而不言也今雖周之典制尚有存其略者而其於善之無徵民之弗從則一也是以方綱愚昧之見今日學者但當纂言而不當纂禮纂言者前人解詁之同異音訓之同異師承源委之實際則詳審擇之而已矣若近日之元和惠氏婺源江氏以及戴君之輩皆畢生殫力於名物象數之學至勤且博則實人所難能也吾惟愛之重之而不欲勸子弟朋友效之必若錢君及蔣心畬斥攷訂之學之弊則姤才忌能者之所為矣故吾勸同志者深以攷訂為務而攷訂必以義理為主

附錄

先生謂說經宜平心易氣擇言而出之和平審慎而道之彼閻氏若璩者多憤激不平語今見長樂梁子條辨頗亦多出嫉激

語以敵之然則二者皆嫉激也復初齋集古文尚書條辨序

又曰梁子九山每來吾齋談藝極虛衷不以議論鳴於人今其兄子芷林始以所爲古文尚書辨諸條輯鈔來示予再讀而三歎焉毛氏冤詞可不必有而此書不可無也毛氏冤詞之書吾最惡其以程子改大學與歐陽之毀易繫並論程朱皆更定大學古本今用朱子定本實勝二程子本非改也是乃大學定本也豈得與歐陽修毀繫辭同語乎歐陽之詆毀聖人繫辭獲罪大矣又非僅區區闇若璩之比耳惟其中太過者則十六篇之說不可駁也蓋班氏藝文志云得多十六篇而史記云逸書十餘篇若竟以司馬氏之軍括爲正而班志之十六篇爲僞沿劉歆歟不知司馬所云十餘篇者史記偶未詳覈爾班氏亦未詳覈十六篇者則當日考校所得賴此猶足以見孔壁古文篇目多出之實數特班志未言其細目史家紀事而已非以考經也然居今日猶可因此借以見古籍之舊也孔疏援馬融謂十六篇絕無師說亦非疑之之辭乃正以見古文見者之少是致惜之語非外之也今日讀此經知其古文篇數之概足矣其果孰爲眞古文更千萬世孰能起而復理之亦更不必於此閒再下斷語耳復初齋集古文尚書條辨序二

又曰許叅酒師賈逵者也其說文明著之曰書孔氏則求其古文莫若說文所引矣嘗取許氏說文所引尚書語以驗之所引周書曰在夏后之詷今書顧命在後之侷若增夏字其可通乎此又必非後來校說文者所能增入也黃公紹韻會引作在後之侷據此或是說文傳寫偶誤入夏字乎然詷作侷共也陸氏釋文亦引馬本作詷云共也此則與成王顧命語義不倫矣又毛氏古文冤詞載許氏所引尚書圍圍升雲半有半無此則非也予見金崇慶閒刻集韻引此尚書圍圍者升雲半有半知尚書曰圍即洪範曰驛也則以漢時師賈逵之許氏親見古文矣而其所引實有不可解如此條者則其他家更何足述乎復初

齋集古文尚書條辨序三

又曰奉新周生撰異字箋餘因王伯厚詩攷而作也其所攷諸條固有增於伯厚矣然其研經之用意有出於伯厚所未及者伯厚之自序曰述三家緒言及說文爾雅諸書以扶微學廣異義讀集傳者或有攷於斯是其書爲朱子集傳作矣至其後董斯張范家相又廣摭之近今攷訂家若陳啟源惠棟之屬則援據益博而其開致啟嗜異之漸者亦不可不防也往者吾友盧學士文弨以校讐爲職志撰釋文攷證以綜覈之以方綱淺學窮平心而論說文爾雅之訓詁釋文之音義釐然具存惟在學者善取爾然後來專守宋儒章句者則往往以說文爾雅爲迂遠不足稽也而其專爲說文爾雅之學者又轉多喜創獲好爲立異如惠氏易述毅然改經字以就其所據一家之說以新奇爲復古此則欲窮經而反害於經究其致此之由亦未嘗非專守宋儒者有以激成之（復初齋集詩攷異字箋餘序）

又曰經術至宋儒而闡發義理日益精實則與考證訓詁本一事也河南二程子實啟正學之脈而今之考經義者必欲曲辨二程子未嘗師事周子又必謂太極圖出於陳希夷又或因辨陸象山王陽明之學派而轉謂程朱有涉於二氏此皆嗜瑣嗜博之徒非說經之正也（復初齋集詩攷中州文獻册）

又曰通經之難有旁推借證以爲通者有墨守不變以爲通者有融合隅反以爲通者有闕慎以爲通者有其語必博綜前說者有其義不得不申已說者知通經之難則知讀經解之難（復初齋集經解目錄序二）

又曰書詩之序卽古經之傳也更無在此前者而宋儒必力攻

書詩序若蔡傳於康誥多士多方諸篇竟是立意與序爲對敵而攻擊之此則復安用傳注爲乎復初齋集經解目錄序三

先生精於金石之學嘗以黃小松所得漢石經尚書論語三段借摹於石又合如皐姜氏金匱錢氏摹熹平石經一十二段殘字六百七十有五勒於南昌學宮所著兩漢金石記二十卷王蘭泉謂其剖析豪芒參以說文正義幾欲駕洪文惠而上之李越縵稱其評法書尤爲專家攷求印記辨別點畫南宋姜岳以來一家之學也史傳越縵堂日記

先生所爲詩多至六千餘篇自注疏史傳以及金石文字凡所攷訂皆具於中蓋以學爲詩者史傳

蘇齋家學

翁先生樹培

翁樹培字宜泉蘇齋次子乾隆丁未進士授檢討歷官刑部郎中蘇齋預修四庫書目日侍左右窺所校說文心獨嗜之凡諸墨帖皆不顧也日夕摹寫篆隸專力考校於史家年月歷朝年號後先同異如鍾廣漢建元考萬柘坡紀元韻敍諸編尤所詳核泉譜自唐封演以下諸家多不傳傳者僅宋洪遵泉志爲最古第其書雖賅博不無附會迺爲旁搜博採綜括靡遺以勞卒著有錢錄若干卷詩一卷參復初齋集樹培小傳

蘇齋弟子

劉先生台拱別爲端臨學案

淩先生廷堪別爲次仲學案

孔先生廣森別爲巽軒學案

王先生聘珍別見次仲學案

錢先生塘 別見潛研學案

李先生惇 別見石臞學案

馮先生敏昌

馮敏昌字伯求號魚山欽州人乾隆戊戌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改刑部主事性孝友乙卯官秋曹時除夕前一日聞父喪痛不欲生蘇齋聞亟趨視之大雪後嚴寒已徒跣竟日矣蘇齋責其傷生非孝也再四大聲疾呼而後著襪弔者相謂曰此非嚴師不能使著襪也平生詩文所至有記撰華山小志河南孟縣志修廣東通志蘇齋謂歷掌文衡所得英雋非一而以天才獨擅稱爲最先尤重其天性過人云參復初齋集魚山馮君墓表

辛先生紹業

辛紹業字敬堂萬載人嘉慶丙辰進士官國子監助教性誠篤不苟言笑深於經學蘇齋嘗與校勘注疏說文同時士夫有持經質蘇齋者必與共研覈之蘇齋稱其證據極博而能審擇一是不爲矜異之說於易書詩三傳三禮皆攷辯補訂著有成書參復初齋集辛君墓表

吳先生嵩梁

吳嵩梁字蘭雪東鄉人嘉慶庚申舉人官內閣中書後出知黔西州主鹿洞講席嘗以陽明之言良知與孟子同論蘇齋與書戒之云孟子言良知即性善之旨陽明言良知則是欲破朱子補格致之傳耳蓋因古本大學所謂誠其意者一段在諸章之前自朱子乃移正之列於格物致知之後此定論也必不可妄矜復古者也陽明乃欲矯爲立異謂本心自有眞知不待用格知之功以此駁朱子是正正與大學教人之序相乖剌有是理乎

在朱子補格致之傳愚自有攷證之說今且勿庸詳也而陽明之主良知乃是誤解大學之要義其可以與孟子之言良知同日語乎參復初齋集與吳蘭雪書

案蘇齋弟子之見於集中者如李彥章李常洽陳燮安吉皆未見著作附識之

蘇齋交游

朱先生筠別爲大興二朱學案

朱先生珪別爲大興二朱學案

紀先生昀別爲獻縣學案

盧先生文弨別爲抱經學案

王先生念孫別爲石臞學案

王先生引之別見石臞學案

錢先生大昕別爲潛研學案

錢先生大昭別見潛研學案

阮先生元別爲儀徵學案

桂先生馥別爲未谷學案

邵先生晉涵別爲南江學案

孔先生繼涵別見東原學案

丁先生杰別見抱經學案

周先生震榮別見實齋學案

程先生晉芳別見大興二朱學案

張先生燕昌

張燕昌字芑堂號文魚海鹽人乾隆丁酉優貢嘉慶丙辰舉孝廉方正性孤介嗜金石掇奇採僻都爲一集名金石契凡五卷

嘗於范氏天一閣藏書中獲覩北宋石鼓文搨本手自摹勒撰
石鼓文釋存一卷驗以篆籀定其偏旁點畫又裒古來飛白書
之源流派別作飛白鈔二卷辨經箋紙作金粟箋說一卷參海鹽縣
志

張先生廷濟

張廷濟字叔未嘉興人嘉慶戊午舉人久困公車遂結廬高隱
以圖書金石自娛建清儀閣鑒賞精審每一器一碑入手即能
知其眞僞別其源流所拓商周秦漢古彝鼎銘文千種蘇齋與
之往復攷論多所辨析著有叔未金石文字清儀閣題跋金石
奇緣墨林清話桂馨堂集參嘉興縣志

黃先生易

黃易字大易號小松又號秋盦錢塘人官兗州運河同知精金

石六書之學自歐陽趙洪所未見者皆著於錄嘗手自鉤摹漢
魏諸碑附以題跋署曰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又有小蓬萊閣碑
目嘗於都下得漢熹平石經殘庚論語三段蘇齋摹以勒石北
抵燕趙南游嵩洛作嵩洛泰岱訪碑諸圖四方嗜古之士得奇
文古刻咸相就正所收金石刻至三千餘種前人未見者什之
五又蓄漢印諸吉金雜器物款識摩挲終日俱有攷證摹印師
秦漢問業丁氏敬所造益完款識樸屬徵至甚自矜重不輕爲
人作參復初齋集黃秋盦傳杭州府志

清儒學案卷九十終

天津徐世昌

清儒學案卷九十一

慙堂學案

慙堂爲東原弟子謹守師說發揮而光大之其注說文貫通融會駸駸駕東原方言之上六書音均表成於東原聲類表之前東原頗有取焉若義理之學集中釋大學明明德孟子聖之於天道皆墨守東原之義猶漢儒之尊家法也述慙堂學案

段先生玉裁

段玉裁字若膺號懋堂金壇人生而穎異讀書有兼人之資乾隆庚辰舉人至京師見休寧戴東原先生好其學遂師事之以官學教習授貴州玉屏縣知縣坐事罷尋復起權四川富順南

溪二縣補巫山簿書之餘著述不輟以親老引疾歸卜居吳門
鍵戶不問世事者三十餘年嘉慶二十年卒年八十有二先生
於周秦兩漢書無所不讀諸家小學皆別擇其是非治說文數
十年初爲長編部各爲卷既乃隱括爲說文解字注三十卷謂
爾雅以下義書也聲類以下音書也說文形書也凡篆一字先
訓其義次釋其形次釋其音合三者以完一篆故曰形書又謂
許書以形爲主因形以說音說義其所說義與他書絕不同者
他書多假借則字多非本義許惟就字說其本義知何者爲本
義乃知何者爲假借則本義乃假借之權衡也說文爾雅相爲
表裏治說文而後爾雅及傳注明又謂自倉頡造字時至唐虞
三代秦漢以及許叔重造說文曰某聲曰讀若某者皆條理合
一不紊故既用徐鉉切音又某字志之曰古音第幾部後附六

書音均表五卷俾形聲相爲表裏古韻自顧亭林析爲十部後
江愼修析爲十三部先生謂支佳一部脂微齊皆灰一部之哈
一部漢人猶未嘗淆借通用晉宋而後少有出入迄乎唐之功
令支與脂之同用佳與皆同用灰與咍同用於是古之截然爲
三者罕復知之又析眞臻先與諄文殷魂痕爲二尤幽與侯爲
二定爲十七部又以說文者說字之書故有讀如無讀爲說經
傳之書必兼是二者漢人作注於字發疑正讀其例有三讀如
讀若者擬其音也讀爲讀曰者易其字也當爲者定爲字之誤
聲之誤而改其字也三者分而漢注可讀而經可讀因述漢讀
考得周禮六卷儀禮一卷餘者未成其他說經之書以漢志毛
詩經毛詩故訓傳本各自爲書因釐次傳文還其舊著重訂毛
詩故訓傳三十卷以諸經惟尚書離厄最甚古文幾亡賈逵分

別古今劉陶是正文字其書皆不存乃廣蒐補闕正晉唐之妄改存周漢之駁文著古文尚書撰異三十二卷又錄左氏經文附見公穀經文之異著春秋左氏古經十二卷而以左氏傳五十凡附後又有毛詩小學三十卷汲古閣說文訂六卷經韵樓集十二卷參史傳

文集

古文尚書撰異序

乾隆四十七年玉裁自巫山引疾歸養親課子之暇爲說文解字讀五百四十卷又爲古文尚書撰異三十二卷始著雝沮灘迄重光大淵獻皋月乃成序曰經惟尚書最尊尚書之離戹最甚秦之火一也漢博士之抑古文二也馬鄭不注古文逸篇三也魏晉之有僞古文四也唐正義不用馬鄭用僞孔五也天寶之改字六也宋開寶之改釋文七也七者備而古文幾亡矣僞古文自有宋朱子斥議於前迄我朝閻氏百詩有尚書古文疏證惠氏定宇有古文尚書考辭而闢之其說大備舉鄭君逸篇之目正二十五篇之非眞析三十一篇爲三十三篇之非是鑄鼎象物物無遁情海內學者家喻戶曉經術之極盛超出於漢博士之抑古文唐正義之不用馬鄭不可以道里計顧作僞者既服其罪矣而古文三十一篇字因天寶開寶之舊是以唐之今文尚書亂之也其不可一也好尚新奇之輩自唐至今有集古篆緒寫之尚書號壁中本二十五篇皆在焉是作僞於僞古文既出之後也其不可二也經典釋文敘錄曰今齊宋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按此則自唐以前久有此僞書蓋集說文字林魏石經及一切離奇之字爲之傳至郭忠恕作古文尚書釋文也徐楚金賈昌朝夏竦丁度宋次道王仲至晁公武宋公序朱元晦蔡仲默王伯厚皆見之公武

刻石於蜀薛季宣取爲書古文訓此書僞中之僞不足深辨故偶一辨之而已今或以爲此卽僞孔序所謂隸古者亦非也

歐陽夏侯尙書佚見於尙書大傳漢石經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注三都賦注尙書緯尙書正義者或盡舉以改竄經文是以漢之今文尙書亂之也其不可三也說文解字所偁尙書多不與經同由孔安國以今字讀易其字而許君存其舊如周禮經杜子春二鄭讀易其字傳寫者旣從所讀而注中存其故書之舊周禮不得盡改從故書則尙書不得盡改從說文也必改從說文則非漢人之舊且或取經傳諸子所偁尙書以改尙書是尙書身無完膚矣其不可四也 嘗謂五十六篇之書以二十五篇僞者雜廁諸三十一篇眞者之閒如魚目混於隨珠武夫混於和璧幸人喜珠璧可寶則併魚目之闕致兩用不讐者當作僞時杜林之漆書古文尙書衛宏之古文尙書訓賈逵之古文尙書傳馬融之古文尙書傳鄭君之古文尙書注解皆存天下皆曉然知此等爲孔安國遷傳之本作僞者安肯點竄涂改三十一篇字句變其面目令與衛賈

馬鄭不類以啟天下之疑而動天下之兵也是以雖析一爲二而猶微之上終未著一字後有愚者乃爲之學者得此就而求之思過半矣 蓋僞孔傳本與馬鄭本之不同梗概已見於釋文正義不當於釋文正義外斷其妄竄至若兩漢博士治歐陽夏侯尙書載在令甲漢人詔册章奏皆用博士所習者至後漢衛賈馬鄭迭興古文之學始盛約而論之漢諸帝伏生歐陽氏夏侯氏司馬遷董仲舒王褒劉向谷永孔光王舜李尋揚雄班固梁統楊賜蔡邕趙岐何休王充劉珍皆治歐陽夏侯尙書者孔安國劉歆杜林衛宏賈逵徐巡馬融鄭康成許愼應劭徐幹韋昭王粲虞翻皆治古文尙書者皆可參伍鉤考而得之馬班之書皆用歐陽夏侯字句馬氏偶有古文說而已 漢書儒林傳曰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按此謂諸篇有古文說耳非謂其文字多用古文也五經異議每云古某說今某說皆謂其義非謂其文字如說內于大麓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不云大錄萬機之政說禹貢云天子之國千里以外甸侯

綏要荒每服五百里方六千里不云甸服千里加侯綏要荒每服五百里方五千里說洪範云思曰睿不云思心曰容說微子云大師若曰今誠得治國死不恨不得治不如去不云微子若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說金縢融用今文說而亦云或諸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此皆古文說之異於今文家約略可言者也至其文字則多同歐陽夏侯蓋司馬雖從安國問班固雖讀蘭臺書而不暇致詳也玉裁此書詳於字而略於說字之異同答進數實就正通邑大都賢人君子焉賈逵分別古今劉陶是正文字其書皆不存今廣蒐補闕因篇爲卷略於義說文字是詳正晉唐之妄改存周漢之駁文取賈逵傳語名曰古文尚書撰異知難語於識大亦庶幾乎不賢

堯典第一　虞夏書亦曰唐書

皐陶謨第二　虞夏書亦曰虞書

禹貢第三　虞夏書亦曰夏書

甘誓第四　虞夏書亦曰夏書

湯誓第五　商書

盤庚第六　商書

盤庚第七　商書

盤庚第八　商書

高宗肜日第九　商書

西伯戡黎第十　商書

微子第十一　商書

大誓　周書

大誓　周書

大誓三篇唐後乃亡故存其目　周書

牧誓第十二　周書

洪範第十三　周書左氏說文皆曰商書

金縢第十四　周書

大誥第十五　周書
康誥第十六　周書
酒誥第十七　周書
梓材第十八　周書
召誥第十九　周書
雒誥第二十　周書
多士第二十一　周書
無逸第二十二　周書
君奭第二十三　周書
多方第二十四　周書
立政第二十五　周書
顧命第二十六　周書
康王之誥第二十七　周書
柴誓第二十八　周書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秦誓第三十一　周書
書序第三十二　周書

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題辭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者玉裁宰巫山事簡所訂也曷爲三十卷從漢志也夫人而曰治毛詩而所治者乃朱子詩傳則非毛詩也是以訂毛傳也故訓傳與鄭箋久與經文相雜厠曷爲每篇先經後傳也還其舊也周末漢初傳與經必各自爲書也然則漢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本各自爲書今

釐次傳文還其舊而每篇必具載經文於前者亦省學者兩讀也傳多於經一卷其分合今無攷也傳之與經雜廁放於何時蓋鄭君箋詩時所爲也毛傳於魯齊韓後出未得立學官而三家既亡孤行最久者子夏所傳其義長也其稱故訓傳何也古者傳以述義如左氏公羊氏穀梁氏之於春秋子夏之於喪服某氏之於小正皆是也釋故釋訓以記古今異言爾雅是也毛公兼其意而於故訓特詳故不專曰傳而曰故訓傳是小學之大宗也序亦毛公作與鄭志於常棣曰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沈重曰據鄭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不得援范氏後漢書衞宏作毛詩序一語爲左證也傳說皆子夏所傳而毛公述之則序亦子夏所傳而毛述之猶韓詩茅苜漢廣汝墳螽斯殷其雷之初筵諸序散見於唐人所引者多與毛異亦必韓嬰所自述也序爲毛公所自述故傳詩而不傳序也以序放於子夏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雖其辭亡而其義存也以序述於毛公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皆大夫刺幽王鄭箋皆當爲刺厲王定爲作故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也鄭箋云衆篇義合編至毛爲故訓傳時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然則篇義列於篇首放於毛公也今仍之者從其舊也列故訓傳於篇後而正其譌踳補其脫落其通釋大義者則必複舉經文其訓釋一字一物者則不必複舉經文凡欲還經傳各自爲書之舊而又斟酌婚緎緝也春秋小正傳體無不複舉經文者毛公傳體亦猶是也箋詩時析置經文下則刪節其複舉而轉寫又多譌婚也夫人而曰治毛詩而有其名無其實然則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編烏可以已也讀毛而後可以讀鄭攷

其同異略詳疏密審其是非今本合一而人多忽之不若分爲二次第推尋也

讀詩序禮經二注

詩序曰關雎麟止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鄭注云先王斥大王王季文王各本皆無文王字惟殿板引蜀石經有之愚初不謂然以大王王季正蒙上諸侯言若文王受命則所謂王者似不當仍系之諸侯也既讀禮經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注云昔大王王季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燕禮遂歌鄉樂注同皆以周南召南分屬文王及大王王季與今本詩序注無不合矣既又讀鄉射禮合樂周南召南注云昔大王王季文王之初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據此注與今黃丕烈所藏宋板經注有之以成王業至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四字惟李如圭本有之明嘉靖本有之俗本無此四字李如圭乃宣周南之化周南下各本衍召南二字惟李如圭本無之推求其故蓋俗本作躬行以成王業刪去召南之教四字併入於此耳其善本復古者則又但增召南之教四字於上而不知刪此召南二字惟李本乃爲最善本其德飲燕注略異蓋彼舉其大凡此爲詳悉文王未三分有二未受命爲王亦居岐山之陽行召南之教亦諸侯之風也召南詩序四言文王兩言召伯固與周南皆文王之詩云先王之所以教者本其流風善政之所由來起於大王王季緜之序曰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其意一也然則注詩序云斥大王王季文王正與鄉射注合李善注文選毛詩序全用鄭注作斥大王王季文王也知古本如是儻無文王二字則召南十四篇豈專爲大

王王季而作乎因是言之周南言后妃之德者謂文王受命以後之大姒也召南言夫人之德者周姜大任文王未受命時之大姒皆是也詩誦云初古公亶父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夫后妃夫人之德皆大王王季文王之德也故約之曰先王之所以教文王一人而兼王者諸侯之風故大姒一人而兼后妃夫人之稱朱子詩集傳乃以鵲巢采蘩之夫人係之南國諸侯顯非序意而又云關雎麟止之化王者之風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小序之言得之矣豈不誣哉序分王者諸侯之風鄭注禮作詩誦則曰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此非有異說也有聖人之德宜爲王者有仁賢之德宜爲諸侯文王之德至於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極盛矣宜乎受命作周矣周南召南其地皆由岐下而南國也其君皆主文王也其風之氣象有小大焉大師陳詩非分之於地非分之於人於其詩之氣象分之而已矣

周禮漢讀考序

漢人作注於字發疑正讀其例有三一曰讀如讀若二曰讀爲讀曰三曰當爲讀如讀若者擬其音也古無反語故爲比方之詞讀爲讀曰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相近之字故爲變化之詞比方主乎同音同而義可推也變化主乎異字異而義憭然也變化字已易故下文輒舉所易之字注經必兼茲二者故有讀如無讀爲有言讀如某讀爲如有讀爲字書不言變化故有讀如無讀爲有言讀如某讀爲

某而某仍本字者如以別其音爲以別其義當爲者定爲字之誤聲之誤而改其字也爲救正之詞形近而譌謂之字之誤聲近而譌謂之聲之字誤聲誤而正之皆謂之當爲凡言讀爲者不以爲誤凡言當爲者直斥其誤三者分而漢注可讀而經可讀三者皆以音爲用六書之形聲假借轉注於是焉在漢之音非今之四聲二百六韻也則非通乎虞夏商周漢之音不能窮其條理玉裁昔年讀詩及羣經確知古音分十有七部又得其聯合次第自然之故成六書音均表質諸天下今考漢儒注詩禮及他經及國語史記漢書淮南鴻烈呂覽諸書凡言讀如讀爲當爲者其音大致與十七部之云相合因又自喜述漢讀考詁同志先成周禮六卷鄭君序曰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謂杜衞賈馬二鄭之能事也又曰猶有差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祕逸謂已補正之功也訓詁必就其原文而後不以字妨經必就其字之聲類而後不以經妨字不以字妨經不以經妨字而後經明經明而後聖人之道明點畫謂之文文滋謂之字音讀謂之名名之分別部居謂之聲類周時大司徒鄉大夫保氏所教外史所達大行人所諭聽者漢四百年間憭然衆著魏李登以成書沿至陸法言等八人猶能知其厓略夫不習聲類欲言六書治經難矣

某讀爲某誤易說

司巫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鉏館杜子春云鉏讀爲藉藉藉也書或爲藉（謂鉏一本作藉）玄謂藉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此文義極明藉訓藉與說文解字藉茅藉也正合今本改云藉讀爲鉏

鉏藉也則不可通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鄭司農云蜮讀爲蝈蝈蝦蟇也月令曰蝼蝈鳴故曰掌去鼃黿鼉蝦蟇屬書或爲掌去蝦蟇玄謂蝈今御所食蛙也字从虫國聲也蜮乃短弧與此文義亦極明說文解字則不用先鄭說謂蜮又作蝈短弧也今本改云蝈讀爲蜮蜮蝦蟇也則不可通土馴鄭司農云馴讀爲訓謂以遠方土地所生異物告道王也爾雅曰訓道也玄謂能訓說土地善惡之勢此文義亦極明夏官訓方氏注亦云訓道也今本改訓讀爲馴則不可通司服希冕鄭注希讀爲褀或作絺字之誤也希冕者刺粉米無畫也此文義亦極明與皋陶篇鄭注絺讀爲褀褀紱也見尚書正義正合廣韻引祭社稷五祀則用褀冕今本改云希讀爲絺或作褀字之誤也則不可通祭統鋪筵設詷几爲依神也鄭注詷之言同也此文義極明今本改同之言詷以易識之字更爲難字則不可通穆天子傳西王母爲天子謠曰道里悠遠山川諫之郭注諫音閒是卽讀諫爲閒天子傳音諫爲閒可證今本作閒音諫則非呂氏春秋卷一仁注仁讀曰忍行之忍也此文義極明今本正文作忍注作忍讀曰仁行之忍也則不可通所私以行大義高李善注曰說文扛橫關對舉也觡與扛同吳都賦覽將帥之擢勇字从才見毛詩盧令鄭箋五經文字木部權字下李注毛詩曰無拳無勇擢與拳同今本正文作扛作拳注又譌舛而不可通已上諸條皆因先用注說改正文嗣又改注如改經文之鉏爲藉則注鉏讀爲藉不可通乃又妄改云藉讀爲鉏是也於是如跋鑿如首尾衡蹙字與義不謀上與下不貫矣自陸德明作音義之時已襲此誤本而不省顧治古文者於此等留意焉

訂說文顯然誤字說

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自來不得其解東原先生以老部老者考也考者老也證之確不可易矣轉注者異字同義之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者謂立一義於此不同之字互相灌輸歸於此義也考老同在老部而異字同義不必在同部尤多彼此異部而互訓者如辰部曰辱恥也心部曰恥辱也言部曰託寄也亡部曰寄託也此不可以枚舉皆即考老之例其因此可證譌字者如龠部曰龢調也故言部曰調龢也今本言部作調和也曰部和訓相應也為今唱和字而非其義矣苴部曰寘窒也故穴部曰窒寘也今本穴部作窒塞也寘塞也土部塞訓隔也為今邊塞字而非其義矣人部曰但裼也故衣部曰裼但也裎但也今本衣部作袒也袒訓衣縫解為今綻裂字而失其義矣勹部曰匍匐也故匚部曰匍匐也

今本匚部作周也曰部周訓密與匚異訓匍如算法之圖周密如算法之圖冪方冪有密而不匚者有匚而不密者而失其義矣厶部曰姦衰也引韓非自營為厶故女部姦下曰厶也今本女部作私也禾部私訓禾名又北道名禾主人曰私而失其義矣巾部曰飾飭也故又部曰飭飾也今本又部作飭拭也手部無拭字古義文飾拂拭皆作飾文飾之義生於拂飾凡物拂飾則光明文采生焉五經文字引說文飭飾也唐時固未誤尸部曰居蹲也故足部曰蹲居也今本足部作蹲踞也考許書本無踞字（鉉本尸部出踞篆云俗居從足當依錯本說文俗居作屘鉉本足部有踞尤為後人妄增之）尻者今之居處字居者今之蹲踞字而彼此不相符應矣人部曰佢立也故立部曰佢也今本立下曰住也許書本無住字而自亂其例矣米部糲碎也故石部碎下糲也今本碎下作礦也礦訓石磴

而非其義矣网部曰罽緒也故糸部緒下一曰罽也今本緒下作絹也絹訓繪而失其義矣心部曰悟覺也故見部曰覺悟也今本見部作寤也寤訓寐覺而有言而非其義矣土部曰塞隔也故自部曰隔塞也西京賦注廣韵玉篇皆可證今自部作障也義雖通而失其眞矣此皆異部而彼此互應者也其同部彼此相應而轉寫譌字者如火部曰炙灼也故灼下曰炙也今本灼下炙譌炙炙訓炮肉而非其義矣心部憃愁也故愁下曰憃也而憃恤辩愼恤忉恙憃悁悁惕愁惕愊悁悠悴愚慈忏忡悄憼患下亦皆訓憃今本皆作憂也憂訓行和而非其義矣手部掣摩也故摩下曰掣也今本摩下作研也又一本奪去掣篆研訓礳而非其義矣人部俠下云俜也故俜下云俠也今本俜下作使也而非其義矣凡若此類皆許君發明考老之例灼然易知者而爲淺人所改竄致不可解如是學者循此意以攷正其文俾說解中僞字可以通體改正復許書之舊觀豈非天下古今之一大快歟

說文劉字攷

說文無劉字而有鐳字注殺也攷爾雅釋詁左傳杜注成十三年尙書孔傳般庚君奭皆曰劉殺也則鐳必劉之誤可知矣說解無从金而有刀刀字屈曲轉寫譌田其說是矣況竹部有劉水部有瀏下有刀刀字屈曲轉寫譌田其說是矣況竹部有劉水部有瀏皆劉聲書內又有劉劉栈劉向劉歆以許訂許金部當正篆作劉補解云从金刀卯聲斷乎不易凡不知鐳篆即劉篆之譌者妄也若夫劉之从丣聲不从丣聲則又斷乎不易許書丣冒也象開門之形丣古文酉就也閉門象丣丣古音同在音均弟三

部卯聲之字有昴貿字卯聲之字有珋茆作茆今作柳非許古文今說文酉騅今說文誤作騶騅聊今說文誤作聊留堅此字獨以留會意非形聲上云从卯卯時人不臥不當从卯可知陽冰妄人乃楚金載諸祛妄矣窈今說文誤窈考釋文此字音力救力到二反必是卯聲窈漢書窈窕通用則窈亦卯聲可知也諸字而劉字隸俗从卯以便結構猶夫他字不足爲怪獨卯金刀之說漢之帝王臣庶無不惑之沿至於今罕知其謬許君之造說文也所以正一切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之野言者也卯金刀其一也而不列之馬頭人人持十屈中止句以豕爲豕以彖爲彖之列者業經舉例可以類推也王莽傳光武本紀春秋演孔圖春秋漢含孳皆言卯金刀而何休注公羊傳亦有東卯西金漢姓卯金刀之語蓋祕讖圖識歌謠野說莫不析字爲之不顧倉籀六書之理小言破義邪說誣民康成用緯尚擇其是者邵公則兼取鄙俗許君字必作劉从卯既已盡埽氛霧何至今學者尚惑於東卯西金也蓋形聲一書既取疊韵必兼雙聲故卯卯同在古音弟三部而鎦聲則皆取諸疊韵又雙聲者劉之不可卯聲猶昴貿之不可卯聲也若吳志虞翻傳注一條學者多不能讀今試爲理解之堯典今文本作柳谷或作柳穀見於尚書大傳及周禮注者是也今之古文尚書作昧谷者鄭注所定也翻別傳曰鄭所注尚書古大篆卯字此句卯字今爲卯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此句今刻柳卯而以爲昧此仲翔以古文讀同今文求諸疊韵也柳卯同字謂古字卯可代柳故古文尚書卯谷卽柳谷鄭之必讀爲昧者蓋求諸雙聲鄭所據壁中古文必本作卯字卯昧雙聲故以爲昧仲翔未悉其微意也要據二家之說卯卯本不爲一字了然是以裴世期云翻謂古柳卯同字今刻卯誤卯竊謂其言爲然謂柳卯同字非謂卯卯同故留劉聊柳四字今刻皆誤从卯同用此字以從

聲故也此字謂卯字　與日辰卯字字異音異字異今刻本多譌作字同不知世期分別二字之異了了語意甚明觀下文乃更可見蓋自漢後作繇者劉晝聊柳字多从卯仲翔所云古柳卯同字俗或不解故世期辨別之然漢書王莽傳論卯金刀故以為日辰之卯觀此可知从卯之劉為異說今未能詳正世期不能剖決然世多亂之觀虞裴之言正可見卯卯不同字劉晝从卯不从卯之證甚矣其惑也卯卯俗既不分以致經書淆亂然有不能淆者詩泮水茆字見說文鳥葵也音柳韋昭萌藻反則字必作茆周禮茆菹鄭大夫讀茆為茅杜子春讀茆如卯其字皆从卯若康成訓鳥葵則字作茆皆彼此所據之字不同學者知虞裴卯卯之辨知雙聲之說則知卯金刀之出於讖緯里言叔重所不取之意因沈生濤書來甚言卯金可信且誣說文本無从卯之字因略論之沈生又云劉晝聊等下皆不云卯古文

西說文之例不如此愚與江君子蘭汜覽說文全書用古文為鏞聲不注某古文某字用籀文為鏞聲不注某籀文某字者蓋百餘處豈得據以為疑耶

享饗二字釋例

凡字有本義有引伸之義有段借之義說文解字曰享者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引孝經祭則鬼享之是則祭祀曰享其本義也故經典祭享用此字引伸之凡下獻其上亦用此字而燕饗用此字者則同音段借也說文解字又曰饗者鄉人飲酒也从食从鄉鄉亦聲是則鄉飲酒之禮曰饗引伸之凡飲賓客亦曰饗凡鬼神來食亦曰饗而祭享用此字者則同音段借也其在易曰王用享于岐山王用享于帝利用享祀二簋可用享致孝享也聖人享以享上帝先王以享于帝立

廟其在周禮曰享先王曰享先公享祉曰追享朝享曰祀大神享大鬼其在詩曰吉蠲爲饎是用孝享我將我享享祀不忒以假以享其在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以租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其在孝經曰祭則鬼享之此皆謂祭享也其在易曰公用享于天子其在周禮曰廟中將幣三享其在禮經曰四享皆束帛加璧又曰奉束帛加璧享又曰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又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又曰不享有獻其在書曰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論語曰享禮有容色此等皆下獻上之享由祭享之義引伸之也獻於神曰享故凡下獻上曰享也至若饗之字起於鄉人飲酒故從鄉食會意邪風朋酒斯饗毛傳曰饗鄉人飲酒也其牲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各本毛傳奪飲酒也其牲鄉人七字而孔氏正義尚可據補　饗字之本義也其禮主乎養老故鄉飲酒義曰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即鄉飲酒之極盛其席位同乎賓介衆賓其儀類乎徹先生君子文王世子之注詩泮水之箋以及說文广部曰天子饗飲於辟廱水部曰諸侯饗射於泮宮者其證也引伸之飲賓之盛亦曰饗謂其以敬老之禮隆之也小雅彤弓曰鐘鼓既設一朝饗之鄭箋云饗大飲賓也大司樂注曰大饗饗賓客也聘禮注曰饗謂享大牢以飲賓也其在周禮曰饗禮九獻食禮九舉或言饗食或言饗燕或言賓饗或言大饗其在禮經覲禮曰饗禮乃歸聘禮曰公於賓壹食再饗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其在禮記聘義曰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雜記曰夫大饗卷三

牲之俎歸于賓館此等隆於賓客之禮皆謂之饗者謂敬之如養老也敬之如尊賢也是其名因鄉飲酒而立也取重曰饗次曰食次曰燕饗與享二字之揫造不同而各有引伸之用其大恉如此而饗从鄉食會意鄉者今之向字也故又引伸爲鬼神歆饗之饗其在小雅上言以享以祀下言神保是饗周頌上言我將我享下言既右饗之魯頌上言享祀不忒享以辟犧下言是饗是宜商頌上言以假以享下言來假來饗唐宋本皆如此皆上享謂獻之下饗謂來食也其在禮經士虞禮曰饗者二日尚饗者二皆勸強其來食也特牲饋食言尚饗者二少牢饋食言尚饗者三注曰尚庶幾饗歆也此饗从食之引伸而不謂生人之來食爲饗者別之也孔子既沒周室書名之諭不行六經轉寫雖梗概無差而閒有彼此齟齬不可知者如左氏傳有神降于莘以其物享焉是祭享與他經同也而凡饗食燕則作享食宴如宣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王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成十二年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定十年齊侯將享公莊十一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莊六年楚文王伐申鄧侯止而享之十四年楚子如息以食入享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僖二十五年戰克而王享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二十八年王享醴命晉侯宥以上四享字俗本作饗古本作享又僖十九年用人其誰享之此當作歆饗字亦今本作饗古本作享凡若此等皆當作大飲賓之饗而皆用祭享字爲之此蓋左氏用六書段借之法也又尚書蔡邕今文無逸作饗國而古文尚書無逸四云享國呂刑一云享國康誥乃以殷民世享洛誥四方其世享字皆作享此當用歆饗引伸之義而段借享爲之者也若小戴禮記四十九篇

中饗燕歆饗字作饗矣祭享字亦皆作饗如月令大饗帝曲禮大饗不問卜不饒富此謂祭五帝也禮器大饗其王事與郊血大饗腥此謂祫祭先王也與郊特牲大饗尚腶脩大饗君三重席而酢謂饗諸侯也字當分別提而同之（惟祭法說祭祀作享）是又漢人之同音假借而於周禮禮經不合者也凡經典享饗二字之用可說其例者如此

說文饗字解

說文解字全書其篆文下必舉篆之本義不及其引伸之義其他篆下說解用此篆本義者則此彼互注所謂考老爲轉注是也有用此篆引伸之義者則與本義訓說可相通如初爲衣之始始爲女之初而凡始凡初可用是也斷無有說解中所用與本篆義絕不相蒙者此許氏之例也饗篆下曰鄉人飲酒也从鄉食會意鄉亦聲此義見經絕少惟毛公鼎傳言之惟許氏述之於形求義固此篆之本義鄉飲酒禮之重所從來之遠倉頡特揫此篆之恉非毛公許氏孰傳之而孰信之哉即此一字知許氏之功大矣全書說解中用饗者祇有三廱下曰天子饗飲辟廱也泮下曰諸侯饗射泮宮也侯下曰春饗所射侯也此三饗爲本義歟抑非本義歟曰饗有叚借之用有引伸之用叚借之用如禮記祭享字皆作饗是也許享下曰獻也引孝經祭則鬼享之禮下曰精意以享是祭祀必作享不作饗可知也引伸之用如毛詩三禮大飲賓之饗燕字鬼神來食之歆饗字皆是也飲賓祭祀皆不於大學則辟廱泮宮之饗非飲賓神格可知也然則此三饗其爲鄉飲酒之本義可知矣辟廱饗飲者天子行鄉飲酒之禮也泮宮饗射者諸侯行鄉飲酒之禮也文王世

子之記曰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注謂席位之處三老如鄉飲酒禮之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記又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謂鄉飲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象類大雅酌以大斗以祈黃耇箋云有醇厚之醴酒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以告黃耇之人徵而養之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此天子養老即鄉飲酒之證也魯頌曰魯侯戾止在泮飲酒箋云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酈風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傳曰饗者鄉人飲酒也其牲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箋云於饗而正齒位此諸侯養老即鄉飲酒之證也然則侯下曰春饗者何也曰舉春以賅秋也大戴禮曰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注云周禮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天子視學而遂養老鄭注文王世子亦云爾是則春秋皆養老也月令仲春上丁習舞天子親往視之仲丁習樂季春之末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養老之先事也然則泮下兼言射侯下言春饗所射侯其義何也曰古者鄉飲鄉射必聯類而行是以天子諸侯饗與射亦常聯類而行古者飲尚齒射尚賢王制曰習射上功習鄉尚齒二者不可偏重故其事聯類而行射義曰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言射以賅飲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飲酒於序以正齒位言飲以賅射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鄭謂先行鄉飲酒禮而射也卿大夫以下先飲而後射天子諸侯則先大射後養老天子諸侯賓射於朝燕射於寢大射於澤於射宮射宮者大學也樂記注曰郊射爲射宮於

郊鄭說辟廱泮宮皆在郊矣行葦爲養老之詩箋云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今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亦既序賓矣有醇厚之醴酒以告黃耇之人徵而養之正義云樂記祀乎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以教諸侯之弟是祭與養老爲相類之事故行葦之射必爲大射王制曰王子國子不帥教者王親視學注謂習射習鄉以化之習射卽大射習鄉卽養老也此天子大射而養老之證也七月行葦皆咏公劉之詩而七月言朋酒斯饗行葦言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鄭云先王者正謂公劉故下文成王謂之曾孫然則敦弓既堅舍矢既均者謂公劉也此諸侯大射而養老之證也然則詩泮水但言養老不言射而許云諸侯饗射之宮何也詩以飲賄射許知其義故兼言射也然則辟廱下但言天子饗飲不言射何也以飲賄射也泮下鉉本作鄉射此亦以射賄飲錯本作饗射侯下曰春饗所射侯謂春將養老先行大射之侯也大射張皮侯而棲鵠其禮大故得專侯名爲人父子君臣者各以爲父子君臣之鵠故其字从人也不言祭而但言饗何也以養老賄祭也祭之大射著養老之大射隱故於此著之也古之養老用鄉飲酒之禮故禮注謂養老爲飲酒古大射賓射燕射不外鄉射之禮故禮大射有如鄉射之禮之文蓋其儀雖多不同而其爲尊長養老一也則皆得謂之飲酒也其爲序賓以賢一也則皆得謂之射也樂記射鄉食饗注云射鄉大射鄉飲酒也昏義和於射鄉注但云鄉飲酒也不言射爲何射蓋包諸射在內鄉飲酒則包養老在內鄉大夫以下謂二事爲射鄉天子諸侯則謂之饗射韓詩說曰辟廱者圓如璧壅之以水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言春射秋饗者錯其辭春秋各有射饗也故許說

解中三言饗皆同饗篆下本義近之淺人乃謂此等斷非鄉飲酒鄉飲酒斷不行於小學大學凡王制文王世子射義三注行葦泮水二箋所云飲酒者斷非鄉飲酒其離經叛道甚矣何足以知經知許鄭哉

聲類表序

始余乾隆癸未請業戴東原師師方與秦文恭公論韵言江愼修先生有古韵標準據毛詩用韵爲書眞至仙十四韵宋鄭庠謂漢魏杜韓合爲一者毛詩實分爲二余聞而異之顧未得見江氏書也丁亥自都門歸里取毛詩韵字比類書之誠晝然分別因又知蕭侯尤之爲三眞文之爲二支脂之之必爲三二百六韵之書總之爲十七部其入聲總爲入部皆因毛詩之本然已乃得崑山顧氏音學五書癸源江氏古韵標準讀之歎兩先生之勤至矣後進所得未敢自以爲是也已丑就正吾師於都門師謂支脂之分爲三者恐不其然是年隨師至山西明年作吏入黔又二年入蜀癸巳師來札云大著辨別五支六脂七之如清眞蒸三韵之不相通能發自唐以來講韵者所未發今春將古韵考訂一番斷從此說爲確蓋吾師詳審數年而後許可也有如是夫今音二百六部分析至細嚴於審音而已古音之學鄭庠僅分陽支先虞尤覃六部顧氏更析東陽庚蒸而四析魚歌而二故列十部江氏於眞以下十四韵侵以下九韵各析而二蕭宵肴豪及尤侯幽亦爲二故列十三部全書又廣爲十七部吾師序之云歎始爲之謂顧氏也後來加詳者謂江氏及余也余書刻於丙申四月由富順寄都門而師丁酉正月序之丙申之春師

與余書詳論韵事將令及未刻參酌改正而此札浮沈不達先是師於癸巳以入聲爲樞紐以眞以下十四韵與脂微齊皆灰入聲質術櫛物迄月沒曷末黠鎋薛爲一類蒸登與之咍入聲職德爲一類東冬鍾江與尤侯幽入聲屋沃燭覺爲一類陽唐與蕭宵肴豪入聲藥爲一類庚耕清青與支佳入聲陌麥昔錫爲一類歌戈麻與魚虞模入聲鐸爲一類閉口音侵以下九韵入聲緝以下九韵爲一類以七類之平上去分十三部及入聲七部得二十部既詳其說聲韵考中其中尤侯不分眞文不分侵覃不分以及庚支同入歌魚同入與余書別異而丙申春命予參酌之書又改七類者爲九類眞以下十四韵各爲二眞臻諄文欣魂痕先入聲質術櫛物迄沒屑配之元寒桓刪山仙去聲祭泰夬廢入聲月曷末黠鎋薛配之又侵鹽添爲一類覃談咸銜嚴凡爲一類侵覃之分同於江氏及余者也質月之分又前人及余所未議也丁酉之五月師又自著書曰聲類表以九類者證之爲九卷一曰歌魚鐸之類二曰蒸之職之類三曰東尤屋之類四曰陽蕭藥之類五曰庚支陌之類六曰眞脂質之類七曰元寒桓刪山仙祭泰夬廢月曷末黠鎋薛之類八曰侵緝之類九曰覃合之類每類中各詳其開口合口內轉外轉重聲輕聲呼等之緐瑣今音古音之轉移綱領既張纖悉畢舉蓋江氏之論顧氏也曰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少吾師之論余亦云爾江氏與師皆考古審音均詣其極而師集諸家大成精研爛熟故能五日而成此編距易簀之期僅二十日未及爲例言孔誧伯戶部刻之取師丙申與余札六千言弁首師作書之意既大著矣誧伯又與余札云得足下序自當言之詳諦余自丁

酉至今三十有三年蹉跎未及染翰而師與誧伯墓木拱者久矣披閱手翰如新愧無以對師友地下且師與余論韵先後十五年學與俱進顧江及余所未憭者皆補其缺詣其微庶此事考覈稱無憾余既未能依九類之說成書吾師制作之大亦奚忍不述其原委耶抑誧伯之猶子撝約太史又成詩聲類一書謂陽聲有九曰元之屬耕之屬眞之屬陽之屬東之屬冬之屬侵之屬蒸之屬談之屬陰聲有九曰歌之屬支之屬脂之屬魚之屬侯之屬幽之屬宵之屬之之屬合之屬元歌同入耕支同入眞脂同入陽魚同入東侯同入冬幽同入侵宵同入蒸之同入談無同入以平入相配其書精心神解又與師及余說不同東冬爲二以配侯幽尤徵妙悟儻師得見之不知以爲何如也今撝約又殁矣余以爲後之人合五家之書觀之古音今音之祕盡於是矣遂敬書諸簡端以復吾亡友亦以質諸先師

江氏音學序

二百六韵之目定於隋陸法言及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八人唐宋稍稍併合用爲取士功令古音之說肇於宋鄭庠分二百六韵祇爲六類其入聲三近古崑山顧氏寧人作音學五書始暢說古音非今音一洗言叶韵之繆分爲十部其入聲四乾隆閒婺源江氏愼修又作古韵標準分十三部其入聲八此吾師休寧戴氏東原所謂古音之學以漸加詳有如是也丙戌丁亥閒余讀毛詩有見於支脂之古平入各分爲三尤與侯眞與文古亦各分爲二病夫顧氏江氏之不能分也乃作詩經韵譜羣經韵譜既定爲六書音均表分爲十七部其入聲亦八戴氏善之丁酉作聲類表分二百六部爲

九類其部十六其入聲九取余書脂部去入別出祭泰夬廢月末曷黠鎋薛爲一部以配元寒桓刪山仙之音三百篇所用如是也嗣後曲阜孔氏撝約亦善余書作詩聲類分爲十八部又分入聲屋沃燭爲二分隸尤侯東冬鍾江亦分爲二所謂以漸加詳者至此亦綦備矣歙江君晉三今年春寓書於余論音余知其未見戴孔之書也而有適合戴孔者欣喜偉其所學之精九月謁余枝園以江氏音學請序余諦觀其書別爲十種蓋顧氏及余皆攷古功多審音功淺江氏戴氏二者皆深而晉三於二者尤深據詩經以分二十一部其入聲十宵尤之分尤侯之分藥鐸之分眞文元三者之分支脂之平入之分侵談之分皆述顧氏江氏及余說也其脂部去入出祭泰夬廢月曷末鎋薛別爲一部其獨見與戴氏適合者也屋沃之分其獨見與孔氏適合者也東冬之分則又近日見孔氏說而有取焉者也於前人之說皆擇善而從無所偏徇以呼等字母之學覈之古音今韵無纖微鑿枘不合不惟古音大明亦且使六韵分爲二百六者可得其剖析之故其論入韵謂言古音則就其儲聲偏旁各從其朔可矣不必謂異平同入曲從陸法言俾無人者皆有入其不爲苟同又有如此者嘗聞六經者聖人之道之無盡藏凡古禮樂制度名物之昭著義理性命之精微求之六經無不可得雖至億載萬年而學士大夫推闡容有不能盡無他經之所蘊深也韵其一耑耳無不讀詩經者唐宋元明乃尠知詩之韵明閩中陳氏季立及顧氏以來迄今晉三皆就經文諷誦而所得日深乃無剩義信乎天下之學無不可求諸經其謂經有不載者其忽焉不求求之而不詳者也晉三富於春秋精進未有

艾余耄矣不獲見其所到而能知其異日苟有所學於經焉必皆能深造自得也

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

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譌不漏之難也定其是非之難是非有二日底本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後可斷其立說之是非二者不分轇轕如治絲而棼如算之淆其法實而瞀亂乃至不可理何謂底本著書者之稾本是也何謂立說著書者所言之義理是也周禮輪人望而視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自唐石經以下各本皆作下迆唐賈氏作不迆故疏曰不迆者謂輻上至轂兩兩相當正直不旁迆故曰不迆也文理甚明今各本疏文皆作下迆（下迆者謂輻上至轂兩兩相當正直不旁迆故云下迆也）其語絕無文理則非賈氏之底本矣此由宋人以疏合經注者改疏之不字合經之下字所仍之經非賈氏之經本也然則經本有二下者是與不者是也與曰下者是也望而視其輪謂視其已成輪之牙輪圜甚牙皆向下迆邪非謂輻與轂正直兩兩相當經下文緜之以視其輻之直自謂輻規之以視其圜自謂牙輪之圜在牙上文轂輻牙爲三材此言輪輻轂輪卽牙也然則唐石經及各本經作下是賈氏本作不非也而義理之是非定矣倘有淺人校疏文下迆之誤改爲不迆因以疏文之不迆改經文之下迆則賈疏之底本得矣而於義理乃大乖也王制虞庠在國之四郊注云周立小學於四郊唐孔氏本經注皆作西郊（疏云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祭義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注云四學謂周有四郊之虞庠孔氏本改注作西郊故疏云天子設四代之學周學殷學夏學虞學也天子設四學以有虞庠爲

小學設置於西郊當入學之時而大子齒於國人今本疏文作設置於四郊文理不可通則非孔氏之底本矣此由宋人以疏合經注者改疏之西郊合注之四郊所仍之注非孔氏之注本也然則祭義注本有二四郊是與西郊是與曰四郊是也鄭注以周有四郊虞庠釋經四學文理一直竝無轉折周有四郊虞庠即王制之虞庠在國四郊注之周立小學於四郊也故皇侃云四郊皆有虞庠通典云周制大學為東膠小學為虞庠引鄭注祭義周有四郊之虞庠北史劉芳傳芳表曰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注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劉崔皇杜所見祭義注皆作四郊王肅雖好駁鄭而劉芳表云王肅禮記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都五十里鄭氏則不知遠近按鄭注王制移之郊云為習禮於郊學郊在鄉界之外則鄭謂郊學在遠郊百里肅則云近郊五十里惟此為小異而小學在四郊無異故盧辨注大戴禮亦言四郊之學劉芳表曰大學在國四小學在郊引保傅篇帝入東學帝入西學帝入南學帝入北學帝入大學而總之曰周之五學於此彌彰崔靈恩亦曰凡立學之法有四郊及國中四郊竝方名之國中謂之大學然則四郊小學絕無可疑再證以王制注習禮於郊學在六鄉之外六遂之內則斷不專在西郊一處亦可證或以祭義祀先賢於西學為疑不知此即保傅篇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祭先賢專在西郊也西學者四郊之一別辭也四學者合四郊言之都辭也孔氏於王制依誤本西郊虞庠因改此注亦作西郊之虞庠而經文故作四學因用儀禮注周立

四代之學釋經之設四學以四學中有西郊虞庠釋注謂周西郊之虞庠是不思儀禮四代之學謂立大學於國中不得與郊之小學糅合爲四也且以一承四甚費周折是孔氏二疏作西郊皆非也而義理之是非定矣儻有淺人校祭義疏改四爲西因竝改祭義注之四爲西王制經注疏之西郊皆沿誤不改則孔疏之底本雖得而於義理乃大乖也春秋左傳衞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與之杜注曰皆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宋本亦或作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而言之二者皆出於宋本孰爲是與曰皆死而賜者是也二人時未死也既死而賜故要其終而言之若云皆未死而賜則傳終言之句不可接而爲贅辭矣是一本作未死而賜者非也然則死而賜於說經是與曰春秋常事不書書者爲其未死而賜也云死而賜則杜注之底本得矣而於義理實非也云未死而賜則杜注之底本失矣而於義理有合也毛詩涇以渭濁箋云涇水以有渭故見謂濁正義曰涇水言以有渭故人見謂已濁猶婦人言以有新婚故君子見謂已惡也引定本箋作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釋文曰故見渭濁舊本如此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耳按同一字而正義作見謂師古定本作見其釋文作見渭三者孰是曰正義作謂是也如釋文作見渭則不可通定本作見其亦因舊作渭不可通而改之耳作見謂濁文理易憭陸德明反說見謂爲非見渭爲是苟知孔氏疏文底本作見謂不誤而義理之是非亦定矣儻有必據釋文以改正義則孔疏之底本失而於義理乃大乖也士冠禮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冠義同上鄉字釋文作鄉云二鄉竝音香二經疏皆作

卿大夫鄉先生賈云經言卿大夫不言士孔云謂在朝之卿大夫也鄉卿果孰是與曰鄉大夫是也作卿非也凡言鄉大夫有二義一則周禮之本鄉鄉老鄉大夫鄉以下州長黨正族師閭胥也鄉大夫卿也鄉老公也舉鄉大夫以上關公下關士也一則本鄉之仕爲大夫在朝者亦舉大夫以關卿士也鄉射禮注云遵者鄉之人仕至大夫者又曰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也此鄉大夫三字所謂同一鄉之人仕至大夫者同一鄉而仕至大夫曰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者亦卽大夫之一也同一鄉仕至大夫致仕者曰鄉先生卽上老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鄉飲鄉射則謂之遵者是也鄭於禮禮記皆釋鄉先生不釋鄉大夫者禮記言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則鄉大夫之爲同鄉現仕者可知矣儀禮言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則鄉大夫爲鄉中卿大夫致仕者可知矣必重同鄉者死徙無出鄉百姓親睦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欲使一鄉之人相好如一家六鄉六遂皆然而後仁義著教化行本鄉之外恐太廣而不洽本鄉之內不甚遠而易相親故有冠者必見其鄉之已仕致仕者聖人教民之深意也如賈孔作卿大夫則在朝之卿大夫其可全見與是以陸是而賈孔非也今若依賈孔之底本改陸氏音香之說改二經作卿大夫則賈孔之底本得矣而於義理乃大乖也就五事論之依今疏作下迤而賈不受也依賈作不迤以攻經而攻工經不受也依祭義今疏四郊虞庠而孔不受也依孔作西郊而祭義王制經注不受也依皆未死而賜謚而杜元凱不受也依皆死而賜謚又恐左公不受也依疏作見謂濁而陸不受也依釋文作見渭濁而鄭箋不受也改二疏作

鄉大夫而賈孔不受也依疏以改經及釋文作卿大夫而經釋文不受也故校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其底本而後判其義理之是非而後經之底本可定而後經之義理可以徐定不先正注疏釋文之底本則多誣古人不斷其立說之是非則多誤今人自宋人合正義釋文于經注而其字不相同者一切改之使同使學而不思者白首茫如其自負能校經者分別又無眞見故三合之注疏本似便而易惑久爲經之賊而莫之覺也如近者顧千里校祭義疏改四郊爲西郊孔氏之底本得矣而遂欲改注之四郊爲西郊且云王制經注之西郊不誤是知孔氏之底本而不知鄭氏之底本也鄭氏之底本亦失而周制四郊小學遂不傳矣千里又竊余鄉時辨劉端臨盧紹弓據二疏改經鄉大夫爲卿大夫之說著於禮記攷異而未知其詳且又因宋本之譌字謂賈作鄉不誤是又知經之底本而不知賈疏之底本也知之者所以辨其非而歸於一是也東原師云鑿空之弊有二其一緣辭生訓也其一守譌傳繆也緣辭生訓者所釋之義非其本義守譌傳繆者所據之經非其本經也而緣之立說則所釋之義國西郊所謂所據之經併非其本經如孔氏虞庠在非其本義矣經文之不誤者尙懼緣辭生訓所釋非其本義況守譌傳繆之經耶孔氏守唐時譌繆之本千里又守孔氏所守至於古本之是者確有可據而不之信信孔以誣鄭誣鄭以誣經不大爲經之害也哉凡校經者貴求其是而已以祭義注四郊虞庠謂之四學正王制經注之西郊爲四郊攷之大戴禮王肅劉芳皇侃崔靈恩杜佑諸家而無不合以排孔氏之疏繆所

謂求其是也執事以爲何如

附錄

先生少東原十二歲執弟子禮東原一再辭力請乃可東原卒編次年譜重訂文集并所著聲韵考皆刻入經韵樓叢書注說文引東原說必謹書戴先生裴所遺手札爲册終身誦之東原年譜

經韵樓文集

先生六書音均表初成乞東原是正東原與書略言分支脂之爲三部說至精確舉三部入聲論其分用之故尤得之其餘論異平同入或得或失言第十三部與第十四部與第五部同入皆失倫顧氏分古音是也而遺第十二部又言第十一部與第十二部同入第十七部與十六部同入第十部與第十二部從而分之以質術櫛物迄爲脂微齊灰之入月沒曷末黠鎋屑薛爲皆祭泰夬廢之入今書十七部第三第四當并第十二第十三亦當并第七第八及第十四江先生力辨其當分僕曩者亦以爲然後以眞至先皆收舌齒音侯至凡皆收唇音其各分爲二不過在侈斂之間遂主陸氏古人韵緩爲斷顧氏於古音有草創之功江君與足下皆因而加密至支脂之有別此足下卓識僕更分祭泰夬廢及月曷末黠鎋薛而後彼此相配四聲一貫則僕所以補前人而整之就敍者願及大著未刻或降心相從而參酌焉先生得書六書音均表刻已成未爲改東原文集先生注說文博取而約存二徐傳本有誤隨文是正許君說有未安亦絕不阿附其所不知皆從蓋闕注至許君自序終篇謂自有說文以來世世不廢而不融會其全者僅同耳食强爲注

解往往眯目而道黑白誠有慨乎其言之也說文解字注

嚴厚民曰先生同時注說文者有桂君未谷馥錢君可廬大昭皆已成書先生未作是注以前先撰長編數十巨册書成擇其精華而爲之後之人必有取先生所棄以駁是注爲未醇者誠者定能辨之

阮雲臺曰先生有功于天下後世者三言古音一也言說文二也漢讀考三也漢讀考序

先生年十三受知學使尹元孚侍郎爲諸生授以梁溪高紫超所注朱子小學至晚年爲之跋謂漢人之小學一葑也朱子之小學蒙養之全功也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非教弟子之法乎豈專學文是移乎朱子之教童蒙者本末兼賅未嘗異孔子教弟子之法先生學以訓詁考核爲重發明義理每本東原然於宋儒明倫敬身之大義亦不輕排詆也小學跋

懋堂弟子

陳先生奐別爲南閭學案

徐先生頲別見艮庭學案

嚴先生杰

嚴杰字厚民號鷗盟餘杭人潛研經術邃學能文阮文達督學浙江深賞之立詁經精舍以爲上舍生佐編經籍纂詁從至廣東復佐編經解著有小爾雅疏證蜀石經殘本毛詩考證

龔先生麗正

龔麗正字暘谷號閒齋仁和人嘉慶丙辰進士禮部主事累遷郎中出爲徽州知府擢蘇松太道懋堂先生之壻也從受學著

有國語韋氏注疏子自珍別爲定庵學案

沈先生濤

沈濤初名爾政字西雍號匏廬嘉興人嘉慶庚午舉人授江蘇如皋知縣歷官直隸大名宣化正定知府江西鹽法糧儲道福建興泉永道有政聲治考訂之學兼嗜金石取五經五緯爲十經以名齋懋堂先生爲作記著有論語孔注辨僞說文古本考常山貞石志銅熨斗齋隨筆交翠軒筆記瑟榭叢談十經齋文集集柴辟亭詩集參十經齋集

答段懋堂先生書

伏奉手命并十經齋記鄭生內學見賞於馬融趙賓小數獲名於孟喜揄揚過差心靈自失謹已式琛櫝石衛之璧帶子雲精盧謝此寵飾長卿陋宇遘茲多幸來命新安之游枉道相過擁篲於門執弟子之灑掃春麥爲麋糜高士之樵蘇延頸喁喁竟成虛遲招搖指丑臨氣不至土脈陳根實望雪澤惟想道躬順時閉臧攝履無爽胥江長流衣帶相限未知何時得遂侍坐耳前書略述所懷取足辭達顧蒙慈獎彌增慚悚承示光武紀卯金修德爲卯金修德之誤竊謂未然事在當仁不能無辨春秋漢含孳曰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陰所立義成功刀居右字成章刀擊秦漢書王莽傳曰夫劉之爲字卯金刀也王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又曰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爲字也何休公羊傳注曰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

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是緯書諸卯金字不得改爲卯金漢世諸儒言及劉姓必曰卯金不特讖緯祕記始云爾也後人見說文無劉字見虞翻有柳卯同字之說遂謂劉當作鎦柳當从卯案說文竹部有籀字水部有瀏字女部有嬲字木部杬字下云劉劉杬又有劉向說劉歆說不應金部無劉字其爲脫簡昭然可知蓋自當途刊定既逞私意騎省新附又相惑亂今之說文非完書矣暇復精誦三國志注及許氏九千言知說文本無从卯之字仲翔世期亦不以柳爲从卯何以明之說文从古文字必云某古文某此解字之通例也上部重文帝字下云二古文上辛言示辰龍童音章皆从古文上既發其凡而辛字示字辰字下復云二古文上今示字下脫此四字唯言字童字从辛音字从言章字从音龍字从童省故並不著今玉部瑚字艸部苆字日部昴字耳部聊字田部留字皆止云从某卯聲無卯古文酉之文唯木部柳字有之蓋二徐誤讀三國志注因相竄入不於他字而於柳字下者以虞翻有柳卯同字之說故也案翻傳注引翻奏云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裴松之云古大篆卯字讀當言柳古柳卯同字竊謂翻言爲然故劉留聊柳同用此字以从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是仲翔明云柳卯同字世期亦云劉留聊柳皆从卯聲故有字同音異之疑不云劉留聊柳同用卯字也裴氏所見說文當古於二徐之本其所見虞翻別傳亦當未有三豕之誤何得據鉉鍇之謬以讀許書改裴君之文并誣虞氏也特世期字同音異之說則又不然古日辰卯字本有柳音詩薄采其苆釋文云音卯徐音柳韋昭萌藻反周禮苆葅釋文云音卯北

人音柳詩維鬱與昴傳云昴留也釋文云音卯徐又音茅一名留留又音柳昴茆皆从卯不从丣詩十月之交卯與醜叶古人韻緩故卯有柳音此仲翔讀當爲柳之證也徐仙民於茆字音柳而於昴字則音茅者案古茅音如貿春秋茅戎史記二傳皆作貿戎卯音如茂史記律書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淮南天文訓云卯則茂茂然白虎通五行篇卯者茂也柳音亦如貿周禮縫人衣翣柳之材注故書翣爲接櫜櫜字从貿貿从卯聲然則卯茅貿柳古音一也昴一名旄頭古旄邱音轉爲牟敦亦一證也今說文茆字从丣其誤始於孫愐而徐氏因之天官醢人茆菹注鄭大夫讀茆爲茅菹茅初生或曰茆水草杜子春讀茆爲卯（案讀爲卯猶言讀爲柳所謂柳卯同字也開元占經二十三引春秋緯太陰在酉歲星居卯九星張卯古柳字亦非傳寫之誤）玄謂茆鬼葵也若茆字當从丣鄭不應讀爲茅杜不應讀爲卯若謂後鄭改字則當云茆當爲茆鬼葵也今何以無當爲茆三字漢書律厤志言茆於卯師古曰茆叢生也此與鬼葵之茆實一字柳有聚義故茆亦有叢生之義不必改也昴卽留留亦從卯不从丣春秋元命包曰昴之爲言留也言物成就繫留也史記律書北至於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索隱曰留卽卯也毛傳亦以留爲卯（卯卽昴字是昴柳皆可省爲卯）亦通柳左傳留舒鄭箋引作柳舒今人以昴爲白虎中宿故當从丣試思柳爲朱鳥中宿何以亦云从丣游談無根不言自顯或謂漢書留孰於酉當與冒茆於卯同例故留从丣然則引達於寅畢入於戌又何說也左傳予之石窌釋文力到反一音力救反則與囷窌之窌實一字故陸爲二音漢表南奄公孫賀傳作南窌說文窌大也蓋卽空大之義从穴者爲窌从大者爲奄

史記衞將軍傳封賀爲南窌侯徐廣曰窌宜作奄音匹孝反索隱曰韋昭云縣名或作窖字林云大下卯與穴下卯並音匹孝反

黃公紹以爲囷窌字从寅卯之卯石窌字从申卯之卯臆造邱言尤可大噱也詩三星在罶與飽字叶古文飽字从卯聲是卯古有柳音也說文坐字从留省今本說文从卯下土案重文坐字兩戶相對不見卯爲閉門之象蓋从留省則當从卯下土說文不曰从卯而曰从留省者取其與留同意也李陽冰以爲从卯未甚大誤特其好與許君立異故耑爲卯時人不臥不經之說然可見唐以前說文皆作聖不作聖矣鄭氏以柳爲昧蓋古文尚書作昧谷鄭注古文故不曰柳穀周禮注引度西曰柳穀此用今文說也尚書大傳秋祀柳穀鄭注柳聚也齊人語明今文作柳穀史記五帝本紀宅西曰昧谷（徐廣曰一作柳非）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故用古文說王光祿作尚書後案依孔疏謂夏侯等

書作昧谷鄭作柳谷此不攷史記大傳不明今古文之辨也仲翔好爲難鄭亦王肅之流然使鄭當時實作柳谷赤烏之年鄭學具在虞豈得誣以爲昧乎濤以爲緯書八十一篇大有裨於聲音訓詁之學故許君解字如天顚也帝諦也日實也月闕也山宣也柮之言微也皆用緯書說木部欒字下引禮天子樹松諸侯柏大夫欒士楊亦卽禮緯含文嘉之文（白虎通引作春秋含文嘉）又春秋元命包曰荆字从刀从井井以飲人人爭水陷於泉以刀守之割其情欲人畏愼以全命也（初學記引作說文今本無顧氏曰知祿亦以此爲說文）此與人持弓會戲禽禿人伏禾中皆爲造字厥初象形指事之本義而或非之其蠡甚矣春秋漢含孳曰日流則提擊流謂累如赤珠數十在日下此則君兵提擊東西也流卽墐之省（古晃墐字作墐）省作流今經典作旒非

律五聲之均也均古韵字 宋均曰均長八尺施弦誤若斯之類邾又繁糅益見緯書之合於孔氏古文而卯金刀之云必非無說也濤管穴陋識米鹽瑣辨持潢勺之水而欲測重冏之深恃蚿蠋之輝而思燭鍾山之陰未見如愚之誠實違蓋闕之義伏望先生舉以一隅箴其三闕則賣羊高之餅何休廢其守談狗曲之經王式杜其口歷執古之醇聽不至終惑於大道耳承教爲廿一經堂作記仲宣續善不足起其文房元都講無以傳其業謹輒牽牽庸陋數賜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蒙輯緯書尚未及半率於俗綴又復中輟孫穀古微家有其書豹人所集目所未覩當必求之以助掖采昔仲尼之門亦有盍各問事不休質疑斯在以筵撞鐘實冀大叩濤死罪死罪

懋堂交游

盧先生文弨 別爲抱經學案

錢先生大昕 別爲竹汀學案

阮先生元 別爲儀徵學案

王先生念孫 別爲高郵學案

孔先生廣森 別爲顨軒學案

丁先生杰 別見抱經學案

鈕先生樹玉 別見艮庭學案

江先生有誥

江有誥字晉三歙縣人通音韻之學得顧亭林江愼修書嗜之忘寢食謂江書能補顧所未及而分部仍多罅漏乃析爲二十一部著詩經韻讀羣經韻讀楚辭韻讀先秦韻讀漢魏韻讀唐韻四聲正譜聲表入聲表二十一部韻譜唐韻再正唐韻更定

部分合爲江氏音學十書晚著說文六書錄說文分韻譜遇火
焚其稾道光末卒

寄段茂堂先生書此文采自詩經韻讀卷首

有誥諭劣無知惟好音韻之學曩者有志於此不得其門而入
也博觀毛西河邵子湘諸公之說當時雖不敢以爲非然覺其
言之滉瀁而無岸涘及見顧氏之音學五書江氏之古韻標準
四聲切韻表歎其言之信而有徵謂講音學者當從此入矣後
得先生所著六書音均表讀之益佩其造詣深邃眞能復三代
之元音發唐宋以來未宣之祕足與顧江二君子參分鼎立者
惟先生而已但其書宏綱大體固已極善而條理似未盡密還
溍方氏有言學者當爲宋儒諍臣不當爲宋儒佞臣有誥敢爲
先生諍臣而獻其款焉表中於顧氏無韻之處悉以合韻當之
有最近合韻者有隔遠合韻者有誥竊謂近者可合而遠者不
可合也箸書義例當嚴立界限近者可合以音相類也遠者亦
謂之合則茫無界限失分別部居之本意矣表中謂宵部無入
其入聲字皆讀爲平有誥則謂不若割沃覺藥鐸錫之半爲宵
入不必全以沃覺配幽藥鐸配魚錫配支也表中又以屋沃燭
覺均爲幽入有誥則謂當以屋沃之半配幽以燭與屋覺之半
配侯也細爲按之四韻中如六孰肅卡畜祝匊復肉毒侚目竹
逐臯粥曰等聲皆幽之入也匊族屋獄足束賣辱曲玉韋蜀木
汞粟粱豕卜局鹿谷等聲皆侯之入也匪獨詩易如此分用即
周秦漢初之文皆少有出入者如此則表中弟三部之驅附奏
垢等字當改入侯部不必爲幽之合韻矣弟四部裕字乃其本
音不必爲侯之合韻矣表中又以侵鹽添爲弟七部覃談六韻

爲弟八部有誥則謂當改召旻之玷貶入八部而以侵覃爲一類談鹽以下爲一類也表中又以質櫛屑配眞臻先有誥縞考古人平入合用之文唐韵偏旁諧聲之字而知此三韵之當配脂齊與術迄物黠沒爲一家眷屬不可離而二之也以等韵言之質櫛者脂開口之入也術者脂合口之入也迄者微開口之入也物者微合口之入也屑者齊之入也黠者皆之入也沒者灰之入也如此則十五部之疾至閟等字皆其本音不必爲脂之合韵矣以上數條皆致疑之大者管見如斯未知有當高明否也抑鄙見猶有說焉去之祭泰夬廢入之月曷末鎋薛表中并入脂部有誥考此九韵古人每獨用不與脂通蓋月者廢之入曷末者泰之入夬者鎋之入祭者薛之入其類無平上與至未質術之有平上者疆界迥殊則此九韵當別爲一部無疑也

緝合九韵之配侵覃歷來舉無異說有誥則謂平入分配必以詩騷平入合用之章爲據支部古人用者甚少詩易左傳楚辭僅三十九見而四聲互用者十之三今考侵覃九韵詩易左傳楚辭共五十七見緝合九韵詩易大戴楚辭共二十二見並無一字合用者即遍考先秦兩漢之文亦無之檢唐韵之偏旁又復殊異蓋幾於此疆爾界絕不相蒙烏能强不類者而合之也則當以輯合爲一部益葉以下爲一部其類無平上去蓋四聲之說起於周沈本不可言古韵又況冬無上祭泰夬廢無平上原非每部鑿定四聲也如此增立三部合先生之所分共二十部有誥據此撰爲詩經韵讀羣經韵讀楚辭韵讀先秦韵讀古韵譜等書又先生之十七部諧聲表實從來講古韵者所未見及但有誥於先生之部分既有更改平入分配間有異同謹更

爲諧聲表一卷韵學談及入聲尤難有明張氏著韵學集成分配全誤顧氏一正之而得者半失者半江脊齋再正顧氏而得者十之七失者十之三蓋不專以三代之經傳許氏之諧聲爲據而調停舊說是以未能盡善有詰因之更爲入聲表一卷而以古音總論等韵叢說說文質疑繫傳訂訛音學辨訛附焉已上書繕寫已成又有說文彙聲漢韵讀唐韵再正三書尚未脫稿今謹將論撰大意先達座右再容執贄登堂面求誨正錫以弁言無任冒昧之至惟先生恕其狂愚而辱教焉則幸矣

復王石臞先生書　此文采自詩經韵讀卷首

石臞先生閣下十月二十八日接胡竹邨中翰寄到先生手書反復觀誦不勝雀躍伏念有詰以無師之學鼓其臆說雖篤于自信而絕尠知音後得段茂堂先生推許竊自幸得一知己可以不恨今又蒙先生如此嘉奬有詰益可以無恨矣來書謂拙箸與先生尊見如趨一軌所異者惟質術之分合耳曩者有詰于此條思之至忘寢食而斷其不能分者有數事焉論古韵必以詩易楚辭爲宗此部于詩易似若可分而楚辭分用者五章九歌東君之節日遠遊之一逸招魂之日瑟高唐賦之室乙畢四條爲質部字高唐賦之物出一條爲術部字合用者七章九章懷沙之抑替（替从白聲白古自字）悲回風之至比九辨六之濟至死風賦之慄欲高唐賦之出忽失笛賦之節結一出疾釣賦之失術楚辭而外尤犬牙相錯平側不分其不能離析者一也段氏之分眞文孔氏之分東冬人皆疑之有詰初亦不之信也細細繹之眞與元合用較廣此眞文之界限也東每與陽通冬每與蒸侵合此東冬之界限也今質術二部詩中與

祭部去入合用十一章旄邱之葛節日正月之結厲滅威十月之交之徹逸賓之初筵之設逸此質之與祭合也候人之薈蔚出車之旆瘁雨無正之滅戾勤小弁之噎屈湜湜采菽之湜噎駟屬皇矣之翳栵生民之旆穟此術之與祭合也亦無平側賓主之辨其不能離析者二也唐韻去入二聲分承平上統系分明今若割至霽與質櫛屑別為一部則脂齊無去入矣二百六部中有平去而無上入者有之未有有平上而無去者也且至霽二部為質之去者十之二為術之去者十之八賓勝于主無可擘畫若專以質迄櫛屑成部則又有去聲數十字牽引而至非若緝盍九韻之絕無攀緣也有詰于四聲之配合有入聲表一卷言之甚詳此段氏質術之分有詰所以反覆思之而不能從也先生又謂賓之初筵詩以二禮字韻至字不入韻然下三句以壬林湛韻末六句以能又時韻則此二韻自當以禮至韻二百禮二其湛恐非韻也元鳥篇亦當以神河宜何韻二來格亦恐非韻也考古人歌脂二部合用甚多楚辭九歌東君以雷蛇懷歸韻遠遊篇以如歌飛夷蛇徊韻高唐賦以螭諧哀懷欸韻荀子成相一章以罷私施移韻文子上德篇以類遂施韻漢人合用尤廣其書可覆按有詰所以不敢為苟同之論也辱蒙糾正各條俱甚切當有詰于總論已芟去于大文已改正矣承索拙箸各種但拙箸甚繁家貧無力刊布今將已刻數種敬呈座右仍望先生糾其紕繆而賜教焉則幸甚幸甚

再寄王石臞先生書　此文采自唐韻四聲正卷首

去秋接奉手書比即裁函奉覆未審有當高明否近者有詰復有新知敢再臚陳管見望先生賜教焉古韻一事至今日幾如

日麗中天矣然四聲一說尙無定論顧氏謂古人四聲一貫又謂入爲閏聲陳季立謂古無四聲江脊齋申明其說者不一而足然所撰古韵標準仍分平上去入四卷則亦未有定見段氏謂古有平上入而無去孔氏謂古有平上去而無入有詰初見亦謂古無四聲說載初刻凡例至今反復紬繹始知古人實有四聲特古人所讀之聲與後人不同陸氏編韵時不能審明古訓特就當時之聲誤爲分析有古平而誤收入去聲者如訟化震患等字是也有古上而誤收入平聲者如偕字是也有古上而誤收入去聲者如狩字是也有一字平上兩音而僅收入平聲者如愆字是也有一字平上兩音而僅收入上聲者如愈字是也有一字平去兩音而僅收入去聲者如信字是也有一字平去兩聲而僅收入平聲者如居字是也有一字上去兩音而僅收入上聲者如喜字是也有一字上去兩音而僅收入去聲者如顧字是也有一字去入兩音而僅收入入聲者如意字是也有一字去入兩音而僅收入入聲者如得字是也有一字平上去三音而遺其去入者如時字是也有一字平去入三音而遺其上去者如至字是也有一字上去入三音而遺其平聲者如上字是也有一字平上去三音而遺其入聲者如靜字是也偶舉一以見例其餘不可枚數有詰因此撰成唐韵四聲正一書倣唐韵正之例每一字大書其上博采三代兩漢之文分注其下使知四聲之說非創于周沈其中間有四聲通押者如詩經揚之水之皓上繡去鵠入憂平大東之來去服入裘平試去易遯象傳之哉平志僖事

去否上疑平楚詞九辨六之鑿入教去樂入高平此亦如二十一部之分瞭然不紊而亦閒有通用合用者不得泥此以窒其餘也其四聲具備者七部曰之曰幽曰宵曰侯曰魚曰支曰脂有平上去而無入者七部曰歌曰元曰文曰耕曰陽曰東曰談有平上而無去入者一部曰侵有平去而無上入者一部曰眞有去入而無平上者一部曰祭有平聲而無上去入者二部曰中曰蒸有入聲而無平上去者二部曰葉曰緝一以三代兩漢之音爲準晉宋以後遷變之音不得而惑之于是悟古無四聲之說爲拾人牙慧而古人學與年俱進之說誠不誣也其中有唐韵本不誤而集韵誤采者則不復致辨如館字本無上聲唐韵上聲不收集韵收之今人幾不知館字爲去聲矣鄙見如此未審先生以爲然否仍望誨正而賜示焉則幸甚幸甚

附錄

先生以所著韻書就正於懋堂答書略謂本朝言古韻者五人曰顧氏江氏戴氏段氏孔氏而足下殿之顧氏之功在藥鐸爲二江氏之功在眞文元寒爲二段氏之功在支脂之爲三尤侯爲二眞文爲二戴氏之功在脂微去入之分配眞文元寒爲二孔氏之功在屋沃爲二東冬爲二皆以分配侯尤足下繼起之功實有見於屋沃之當爲二術物與月末之當爲二雖爲他人我先考古不得謂不深也僕六書音均表數易其稾初稾十五表入聲有分合既以牽於一二不可分者且惑於一部首尾不當首同尾異畢竟渾併之及東原師札來乃知分首爲是今又得足下札正同三占從二僕書當改易明矣足下謂祭泰夬廢月曷末鎋薛爲一部皆古無平上之韻各韻有平無入者末

有有入無平者近代古韻標目以陸氏之有入者分配其無入者至於今茲雖不中不遠矣若祭泰月曷以下之爲十五部之入緝合以下爲侵覃之入千古不易足下何獨疑之抑音均表尙有誤者孔檢討之於東冬是也檢討舉一東三鍾四江爲一類二冬爲一類以東類配侯類以冬類配尤類如此而後完密無閒僕書久欲改正而未暇足下宜及今從其說而補正之更以質櫛屑仍舊配眞臻先爲一部緝合九韻仍舊配侵覃九韻爲二部祭泰夬廢月曷末黠鎋薛仍歸十五部則集五家之大成庶幾古韻大明矣先生得書東冬之分改從孔說而祭泰夬廢月曷末鎋薛仍別爲一部與戴氏合懋堂爲作序稱其於前人之說皆擇善而從無所偏徇經韻樓答江晉三論韻書及江氏音學序

懋堂私淑

馬先生壽齡

馬壽齡字鶴船當塗人諸生僑寓江寧咸豐初陷身賊中賊令草詔誓死拒之乃傾金結客謀爲官軍內應賊下之獄終以計負老父同脫居向忠武公榮幕同治九年卒卒後選授南陵縣訓導先生夙究許學服膺段氏嘗讀說文注而札記之別其義類曰誤字曰譌音曰通用字曰說文所無字曰俗字曰叚借字曰引經異字曰引經異句曰異解一以段義爲主分條晰縷提要鉤玄劉恭甫爲校遺稾付刊以其書減於原注而注中徵引古誼畢萃於是足爲從事段學者示以津梁易其名曰說文段注撰要凡九卷　參馬徵麟說文段注撰要序　胡恩燮說文段注撰要跋

清儒學案卷九十一終